清史紀事本末

創設海軍及改練陸軍

德宗光緒十一年。秋九月。命醇親王奕譞總理海軍事務。沿海水師。悉歸節制調遣。並命慶郡王奕劻直隸總督李鴻章會同辦理。正紅旗漢軍都統善慶兵部右侍郎曾紀澤幫同辦理。自法越事定。政府日籌議海防。至是決定先從北洋精練水師一支。以為之倡。此外分年次第興辦。命鴻章專司其事。而設海軍衙門於京師。 冬十二月。侍郎黃體芳奏請開去李鴻章會辦海軍差使並諭令曾紀澤遄歸練師。廷旨以其跡近亂政。交部議處。

十四年。冬十一月。以總兵丁汝昌為北洋海軍提督。副將林泰曾劉步蟾為左右翼總兵。時北洋海軍已成軍也。汝昌淮軍陸將。於水師學問毫無根底。蒞任後。各兵官皆輕視之。（見二十一年桂撫胡燏棻奏議）泰曾步蟾皆閩廠選派英國學習駕駛優等畢業生。後海軍敗於日本。二人皆死於難。汝昌亦羞憤自盡。

十六年。春閏三月。命臺灣巡撫劉銘傳幫辦海軍事務。時曾紀澤已病故也。

二十年。夏四月。李鴻章會閱海軍畢。覆奏。命交部議敘。北洋海軍自十四年成立以後。十七年四月。派鴻章會同東撫張曜出洋校閱。鴻章覆命。奏稱海軍規模略具。將領頻年訓練。熟精技藝是年為第二次校閱之期。復派鴻章及東撫定安會校。並周歷旅順等處。校閱沿海陸軍及各處臺塢等工事。至是覆奏。盛稱技藝純熟。行陣整齊。及臺塢等工一律堅固。

二十一年。夏閏五月。署兩江總督張之洞奏請改練新軍。先練二千數百人為一軍。名為自強軍。

允之。自同治元年。蘇撫李鴻章募西人華爾戈登等教練常勝軍。立大功。於是國人乃深信洋操之善。鴻章部署各營。悉改洋操。九年秋。鴻章調任直督。盡改直隸練軍為新式訓練。然亦徒具表面之形式而已。故卒挫於日本。之洞時督兩江。知兵事之不可不亟講。首練自強軍。募土著鄉民。聘德國將弁務百凱、喀索維、基德特勒夫斯、柏登高森、伏德利、西馬斯凱、南爾多福、那漢斯為之教習。營制一切仿之德國。全軍兵士。二千八百餘。以德國游擊子爵來春石泰統之。而副以知府沈敦和、錢恂。

二十二年。春二月。湖廣總督張之洞奏請於武昌開練新軍。先練兩營一哨。允之。即就湖北護軍營兵士。教練洋操。裁武防、武剛、鎮南三旗。餉項抵支。大致與江南自強軍相仿。以德將貝倫司多爾夫為總教習。津粵武備學生分教。後改用日本將弁。軍制亦改倣日本。

二十五年。夏四月。命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剛毅前往江南一帶查辦事件。先是政府議建海軍。已籌款鉅萬。繼以總管太監李蓮英之言。多移作建築頤和園之用。李鴻章屢以海軍太絀不能盡行其志為言。宮中亦不之顧。及海陸軍熸於日本。政府乃汲汲於籌款練兵。議整頓關稅釐金鹽課等項。以江南地大物博。特派剛毅前往認真辦理。蒞江南查辦事畢。又命往廣東籌款。剛毅所至搜括。共得數百萬兩。責令廣東七十二行商。每年報效五百萬金。於是捐款煩苛。民益困於無聊矣。

二十七年。秋七月。命各省裁營防勇。限於本年內裁去十之二三。並命各省將原有各營嚴行裁汰。精選若干營。教以新法。分為常備、續備、巡警等軍。並命各省籌建武備學堂。於是將弁學堂。速

成學堂。附屬陸軍師範學堂。及武備小學堂。所在成立。

二十九年。夏五月。命侍郎鐵良會同直隸總督袁世凱辦理京旗練兵事宜。　冬十一月。設立練兵處。命慶親王奕劻管理。以內閣學士徐世昌充練兵處提調。道員劉永慶充軍政司正使。段祺瑞充軍令司正使。王士珍充軍學司正使。均賞給副都統銜。時議者言。向例專兵柄者。惟一兵部。而兵部所管者。則舊式之軍也。各省既盡改新軍。非別有一機關以為之統率。則軍政無由統一也。於是袁世凱張之洞遂名奏請別設練兵處。以別於兵部。推奕劻為總理。而世凱之洞為會辦。鐵良為襄辦。鐵良又別募八旗子弟。設立京師常備軍。後以駐京。恐仍沾染驕惰之習。仍移屯保定。

三十年。秋七月。命鐵良往江蘇等省查勘財政武備事宜。自二十五年剛毅南下。搾骨吸髓。所過如洗。天下之人。道路以目。及庚子賠款。朘削民財。斤肉瓶酒。無不重稅。東南元氣。為之索然。至是有人以中央集權之說進於政府。其辦理之次第。在於取東南之財。以練北方之兵。因復命鐵良前往江蘇等省。勘移建製造局廠事宜。並查各省進出款項。及經過江南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河南等處。有分抽閱營伍學堂。東南士民。聞鐵良之來。皆大恐。目為剛毅第二。或曰義和團第二次之出現。　冬十二月。袁世凱奏請試辦直隸公債票。允之。先是練兵處奏定新陸軍營制餉章。行之全國。以立新軍統一之基礎。至日俄戰事起。中國守局外中立。時世凱督北洋。慮守備之不足。乃增設北洋六鎮。以鐵良所統者為第一鎮。世凱所統者為第二鎮。其經費則募集四百八十萬之公債以充之。以北洋舊有之自強右軍。淮軍。皆解散之。而元字營則專充鐵路守備。明年春。第

三鎮成。其年秋。四五六三鎮亦成。是為全國陸軍計劃之始。

三十一年。秋九月。派袁世凱鐵良為秋操閱兵大臣。至河間閱操。世凱調集各鎮。分為南北兩軍。在河間府舉行北洋軍大操。成效甚著。西人之參觀者。皆嘆其成就之速。

三十二年。秋九月。陸軍會操於河南彰德府。派鐵良袁世凱為閱兵大臣。時舉行北洋湖北兩軍大操。西人來觀者。贊中國南北軍大得訓練之效果。而日人評議。則謂形勢可觀。而精神未足。以無國民之教育故。 改兵部為陸軍部。以練兵處太僕寺併入。先是釐革官制。以兵部所掌。徒有黜陟武吏之權。乃以兵部改稱陸軍部。合併練兵處太僕寺歸之。擴張其權限。以謀軍政之統一。惟留練兵處之軍令司。改為軍諮府。蓋如日本之參謀部。 冬十月。袁世凱奏請以第一第三第五第六四鎮陸軍。歸陸軍部直轄。允之。陸軍京旗一鎮。及駐保定錦州山東濟南宿衛京師之第三五六等鎮。向隸世凱統轄。陸軍部既成立。世凱即奏請直接歸部管轄。至駐馬廠之第二鎮及駐永平山海關之第四鎮。仍歸直隸訓練。如所請行。 十二月。以都統鳳山總統一三五六四鎮新軍訓練。鳳山初隨榮祿治武衛軍。曾游歐洲。考察德奧陸軍。歸任軍諮府參謀。鐵良尤重之。故有是命。

三十三年。春三月。命奕劻管理陸軍部事務。尋由部議定全國共練三十六鎮。按省分配。限年編練。除近畿四鎮不計外。規畫者為四川三鎮。直隸江蘇湖北廣東廣西雲南甘肅各兩鎮。江北安徽江西山東河南湖南浙江福建貴州山西陝西新疆熱河奉天吉林黑龍江各一鎮。其經費則近畿四鎮。由陸軍部任之。餘皆責成該省將軍督撫。時疆吏於籌措政費外。又加此一層負擔。其

拮据之狀。蓋不可以言語形容矣。夏六月。設軍諮府。以道員馮國璋爲正使。
三十四年。秋八月。因江南湖北安徽陸軍在安徽太湖地方秋操。命蔭昌端方爲閱兵大臣。

興辦鐵路

德宗光緒二年。秋九月。收還英人所築上海達吳淞鐵路。初同治五年。狥英商之請。築鐵路於上海江灣。閘綫長十里。是年展至吳淞。加長十四英里。路成。居民大震。請求江督沈葆楨照會英領事阻止。不允。由督署商之駐京英使威妥瑪。亦不允。後威使有事於天津。詔直督李鴻章與英商再四。乃以二十八萬五千兩買斷。行止聽中國自便。尋以不適用。毀其軌。以汽車投之於臺灣打狗湖中。

六年。冬十一月。前直隸提督劉銘傳奏請試辦鐵路。不果行。銘傳於上年病假回籍。是年七月。因俄人歸還伊犂條約中變。俄人有派兵封閉遼海之說。詔銘傳力疾入覲。銘傳至京。條陳開造鐵路。言時局日艱。中國非速開鐵路。萬不能自強。蓋鐵路之利。於漕務賑務商務礦務。以及釐捐行旅者。不可殫述。而於用兵一道。尤為急不可緩之圖。鐵路造成。呼吸靈通。聲勢聯絡。裁兵節餉。併成勁旅。轉運餉械。軍火。朝發夕至。十八省合為一氣。一兵可抵數兵之用。將來兵權餉權。盡在朝廷。不為疆臣所牽制。請先由清江至京一帶興辦。疏入。詔北洋大臣李鴻章南洋大臣劉坤一議奏。尋覆奏。均請如銘傳議行。於是都中議論紛紛。若大敵之將至者。一時以主持清議自命者如侍講張佩綸庶子張之洞雖心知其有益而未敢昌言贊成。而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張家驤。通政司參議劉錫鴻。紛起奏阻。其議遂罷。

十年。冬十一月。內閣學士徐致祥奏請罷開鐵路。急修河工。詔以其信口詆訐。交部議處。先是三

年。開平煤礦局。因河道淺澀。煤艱阻運。築由唐山至胥各莊鐵路。洎六年。復允駐美使臣伍廷芳之請。繼續興造。由煤礦直達大沽。以英人監造之。李鴻章實贊成其議。於是言論復譁。謂以鐵路利權授之外人。詆當事諸人為漢奸。致祥疏爭。語尤激。旨斥其妄。旋部議降三級調用。十三年。春二月。總理海軍事務衙門奏請興造大沽至天津鐵路。允之。疏中略謂。由山海關至洋河口一帶。沿岸百數十里。水深浪濶。大沽口距山海關約五百餘里。夏秋海濱泥淖所阻。礙車日行不過二三十里。且有旱道不通之處。猝然有警。緩不濟急。且南北防營太少。究嫌空虛。如有鐵路相通。遇警則朝發夕至。又北洋兵船用煤。全恃開平礦產。尤為水師命脈所繫。請由大沽至天津百餘里之路。逐漸興造。於軍旅商賈兩有裨益。疏入。得旨允行。十五年。春正月。命各省將軍督撫議興辦鐵路。先是總理海軍衙門奏請接修天津至通州鐵路。御史余聯沅屠守仁洪良品等。先後奏阻。言鐵路之害有三。曰資敵。曰擾民。曰奪民生計。請即停辦。均諭令海軍衙門會同軍機處妥議。醇王奕譞禮王世鐸等覆奏。逐條辯駁。仍請交沿江沿海各將軍督撫。各抒意見。迅速覆奏。允之。秋八月。定興辦蘆溝橋至漢口鐵路。先是各省將軍督撫覆奏鐵路事。多偏執成見。及不達時事之言。惟臺灣巡撫劉銘傳欲由津沽開至京師。蘇撫黃彭年欲先辦邊防漕路。而鄂督張之洞創議自蘆溝橋起。經行河南。達於湖北之漢口鎮。尤為詳盡。命海軍衙門詳議。至是議定。先從兩頭試辦。南由漢口至信陽州。北由蘆溝橋至正定府。派李鴻章張之洞會同海軍衙門妥籌開辦。後是路由法比兩國出資。比國管理。實則皆俄法資本也。二十二年。夏四月。允法人築龍州鐵路。許外人自辦鐵路自此始。自海口至龍州而後。又推廣至

南寧府及北海。 秋八月。駐俄使臣許景澄與華俄道勝銀行訂立東三省鐵路公司合同十二條。 九月。設立鐵路總公司。以四品京卿盛宣懷爲督辦。初。光緒二十年以前。國人不知有鐵路之利。故有言之者。亦大起反對。自中日戰後。羣以北省兵餉由於南省之不能迅速接濟。政府因軍事上之失利。乃始謀次第修築南北鐵路。上年。天津唐山之路成。是年。唐山山海關之路成。後議築京城天津間京城漢口間諸路。盛宣懷時任津海關道。以事得罪。著解任。交南北洋查辦。朝旨嚴厲。咎且不測。宣懷乞緩頰於北洋大臣王文韶。許之。復乞援於南洋大臣張之洞。之洞任鄂督時辦鐵廠。糜費六百萬。而無成效。部責甚急。宣懷爲出資彌縫之。之洞甚德之。疏爲宣懷洗刷前案。並保薦宣懷路才。時論謂之六百萬金之奏摺。至是。遂有盛宣懷以四品京堂候補。授爲督辦鐵路總公司大臣之命。 冬十二月。派吏部右侍郎許景澄總辦黑龍江吉林交界鐵路公司事宜。

二十四年。春二月。允德人築青濟鐵路。時因山東曹州教案和約成。德人租膠澳。並得青島至濟南青州至沂州之鐵路建設權。歸其經營。 三月。允俄人築東青鐵路。由西伯里亞經哈爾濱至海參崴。復由哈爾濱至長春。凡鐵路所經。許俄國派兵保護。政府既以青濟路權許德。故亦允俄人是請。悉歸其經營。 夏六月。命設鐵路礦務總局於京師。派戶部尚書王文韶侍郎張蔭桓管理。 秋九月。允英人承修蘇杭甬鐵路。是路由蘇州經杭至寧波。 冬十月。派侍郎胡燏棻督辦天津至鎮江鐵路。以四品京堂張翼副之。後是路借英法款營辦。 十一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分別鐵路緩急次第。蘆漢粵漢要幹。及寧滬蘇浙浦信廣九等近幹要枝。均由總公司盛宣懷承辦。津鎮及山海關內外。責成胡燏棻辦理。太原至柳林。由山西商務局承辦。廣西龍州。由提督

蘇元春承辦。此外已與各國定有成議。及近幹要路。地不過百里。款不出百萬。不在停辦之列外。凡華洋各商請辦各枝路。此時概不准行。允之。

二十五年。春二月。允英人承修九廣鐵路。由廣州省城至英租地九龍邊界。歸英人經營。並借英金百五十萬鎊。照虛數九四折。納年息五釐。以本路作抵押。二十年為期滿。　冬十月。允法人築赤安鐵路。法人藉口還遼報酬。俄德所得較多。要求請並鐵路數段權。至是命蘇元春與之訂廣州灣租界約章。其第七款准法國橫截雷州半島。興築赤安鐵路。自赤坎至安鋪港。以圖廣州灣與東京灣軍事上聯絡之利便。

二十七年。秋九月。命大學士王文韶。外務部尚書瞿鴻禨。督辦內外京榆鐵路。仍以張翼副之。是路由天津越至山海關營口。歸英國出資及管理。英人以此制俄法也。　冬十二月。派王文韶充督辦路礦大臣。瞿鴻禨張翼副之。關內外鐵路。改派署直督袁世凱接收督辦。

二十八年。春正月。派張翼總辦路礦事宜。　秋七月。命袁世凱督辦津鎮鐵路。先是派許景澄張翼與德國德華銀行英國滙豐銀行訂立借款合同。至是因勘路事竣。改派世凱與議詳細合同。

九月。盛宣懷與華俄銀行訂立正太鐵路借款合同畫押。是路。自正定至太原。歸俄國經營。實則法國資本也。

二十九年。夏四月。允法人築滇越鐵路。由老開直達雲南省舊地方。人民起而阻之。致揭竿起事。

五月。外務部奏張之洞盛宣懷等所定滬寧鐵路。籌借英款。訂立詳細合同。請准如所議辦理。允之。是路由上海至蘇州南京。　秋七月。裁撤路礦總局。歸併商部。

三十年夏六月命張之洞督辦粵漢鐵路由漢口至廣東初蘆漢鐵路既定局始議南幹線之地域盛宣懷本欲取道江西以達廣東使萍鄉煤之轉運時陳寶箴撫湘主持湘粵之議以京卿黃遵憲才又粵籍素為南洋及美洲諸富商所敬服以之任路事則資本易集之洞力持不可以屬宣懷其始由美公司出資承造俄法兩國使比人在鈕約買收股票過半湖南官紳大譁請美公司違反二十七年六月條約中所謂權利不許讓與他國之一條乃為廢約贖路之議公司挺出種種之難問題以相抵抗宣懷復助之以難國人於是人情益大憤留美留日學生致電各當道以爭政府知廢約棘手乃以之洞辦理

三十一年冬十二月飭商部編纂全國路礦表

三十三年秋九月命外務部派員與英人商訂蘇杭甬借款鐵路章程　冬十二月派外務部尚書呂海寰充督辦津浦鐵路大臣是路即津鎮路改名由天津至浦口

三十四年春三月外務部郵傳部奏請與英國公司議訂滬杭甬鐵路合同二十四條簽押先之是路英人延不測勘盛宣懷於滬寧合同簽押時責其應作廢書至三十一年蘇浙紳商先後請歸自辦准之三十三年八月浙路之江干至湖墅一段既通軌蘇路之上海至松江一段亦將竣工而英使朱爾典忽催訂正約勒借百五十萬鎊政府因詢蘇浙督撫將指何款作抵士民大駭浙路業務學生鄔剛至以嘔血死副工程師湯緒亦絕食死人心愈憤大起反對議定自集鉅款死不認借至是政府狃於輿論始准改為由江浙兩省自辦英款由部借部還　秋九月郵傳部奏借滙豐銀行英金五百萬為贖京漢鐵路之用命畫押　冬十月收還京漢鐵路

甲午戰事及和約

德宗光緒二十年夏六月。以日本兵襲踞朝鮮王宮。幽朝王。命總兵衛汝貴等。率師赴援。是年四月間。朝鮮東學黨作亂。駐朝通商委員袁世凱。屢電北洋大臣李鴻章。請派兵助剿。鴻章派海軍濟遠揚威二艦赴仁川漢城護商。並調直隸提督葉志超率淮勇千五百向牙山。未至而亂黨悉平之報至。時日本已派兵五千抵仁川。朝鮮大震。請中國先行撤兵。不允。與日本會商同時撤兵。日本則約中國協同干預朝鮮內政。相持久不決。鴻章與總署方日冀英俄出為調處。北京倫敦聖彼得堡函電紛馳。英俄亦託必為出力。遷延經月。戰備未具。及上月下旬。日兵陸續調赴朝鮮者已及萬餘。既入朝京。使臣大島圭介率之入宮。殺衛兵。困朝王。世凱亟電致鴻章。懇召回。面商和戰。志超亦電請撤兵回國。以戍軍久役暑雨。受病為辭。鴻章先後為請於總署。皆不允。令世凱留朝。志超擇地移紮。而命汝貴統盛軍馬步三千進平壤。提督馬玉崑統毅軍二千進義州。分起由海道至大東溝登岸。飭志超移紮平壤。日本海軍迎擊運兵船於豐島。沈擊英商高陞輪船。並擄操江運船。駐牙山陸軍亦敗於成歡。先是派赴朝鮮各兵。雇英商三輪船分運。而以濟遠廣乙二兵輪衛之。為日人偵知。襲擊於豐島海面。濟遠管帶方伯謙見敵近。惶恐匿鐵甲最厚處。繼而桅毀於礮。大副游擊沈壽昌中礮殞。守備柯建章繼之。又陣亡。黃承勳又繼之。亦死。伯謙亟令高懸白旗。下懸日旗。駛歸威海。英輪高陞遂被擊沉。廣乙受重傷自焚。管帶守備楊建洛及弁兵死者七百餘。時駐牙山兵退回公州。統將葉志超沿途捏報勝仗。及至成歡與敵遇。迎戰敗績。復稱

連日殲斃倭兵五千餘人。得旨賞給軍士銀二萬兩。獎叙將弁數十人。 秋七月。與日本宣戰布告中外。並飭駐日公使汪鳳藻下旗回國。 命葉志超總統駐紮平壤諸軍。時馬玉崑統毅軍。衛汝貴統盛軍。提督左寶貴統奉軍。副都統豐陞阿統奉天之盛軍。皆由陸路渡鴨綠江至平壤。志超敗趨公州後。亦繞王京北走達平壤。志超方以成歡之役。鋪張戰績。政府信之。遂拜總統之命。志超因辭。因詐病請急。懇請回籍就醫。朝旨不許。 八月。日本陸師攻平壤。葉志超等軍敗績。記名提督左寶貴等死之。志超夜棄平壤北走。平壤為朝鮮要鎮。城垣壯濶。綿延十餘里。諸軍萬七千齊集於此。將帥日置酒高會。而軍士盗掠民婦之事。時有所聞。以衛汝貴之盛軍為尤甚。志超恇怯無能。惟依李鴻章函電之部署。築壘城內外以自保。馬玉崑率四營繞出江東為犄角勢。衛汝貴豐陞阿二軍十八營駐城南江岸。左寶貴六營守北山城上。志超與聶士成居城中。是月十二三四等日。日兵已逼近。互相挑戰。損傷相當。至十五日晚。敵以右翼隊陷大同江左岸橋里之礮臺。更渡江以衛平壤之正面。而師團長本隊為其後援。以左翼隊自羊角島下渡大同江。十六日。在江岸與馬隊相遇。劇戰。敵軍死傷頗多。礮臺卒被陷。時寶貴退守牡丹臺。鏖戰甚力。敵軍連發開花礮。寶貴負傷陣歿。諸軍遂大亂。午後四時半許。志超偏於城上懸白旗。乞停戰。是夜全軍紛紛宵遁。敵要擊於山隘。鎗礮環轟。潰兵回旋不得出。死者二千餘。平壤遂陷。事聞。命四川提督宋慶總統諸軍。志超汝貴旋均逮問。 海軍提督丁汝昌。率全師與日本師船戰於大東溝口外海面。敗績。先是六月之杪。日本兵船擊燬高陞運船及廣乙兵輪。濟遠逃匿威海。汝昌率全軍在威海衛。據塞口門。為自守計。迨京外交章彈劾。始佯遣偏師闖出口外。或三十里而止。或五十里而

止。啟碇出口。閱五六小時即回輪。飛電北洋大臣。稱某船巡邏至某處。並無倭兵蹤跡。是月初旬。北洋濟師平壤。以招商局輪船五艘。載運總兵劉盛休銘軍兵丁八營。以海軍全隊十二艘翼之。十七日。安抵大東溝。陸軍既登岸。十八日海軍將返旅順。兵艦泊距口外十二海里之地。至午刻。遙見西南方有煙東來。知日艦將至。汝昌傳令列陣作人字形。鎮遠定遠兩艦為人字之首。致遠靖遠經遠來遠濟遠廣甲超勇揚威及水雷船張人字之兩翼。開戰後。平遠廣丙始來會。敵艦十二艘駛近。列陣作一字形。魚貫猛撲。俄易而為太極陣。裹人字於其中。汝昌令諸艦先開礮以示威。礮聲未絕。敵船麕至。與人字陣末二艦逼近。俄而圍入人字陣腳。致遠經遠濟遠三艘皆抱出圍外。致遠管帶提督銜記名總兵鄧世昌。亟語大副游擊陳金揆曰。敵艦惟吉野速率稱最。苟沈之。足以奪其氣。遂開足汽機。向吉野飛駛。吉野趨避。時敵以魚雷扶船攻定遠。致遠駛出定遠之前。擊沉之。而日本之扶桑大艦。飛駛來擊致遠。彈雨紛飛。致遠力戰逾三時之久。船身已受重傷仍開機前駛。欲撞扶桑與同沉。未至。中其魚雷。遂及溺。世昌金揆。同時落水。舟中二百五十人皆覆沒。世昌被沉後。遇救出水。以闔船併命。義不獨生。仍復奮擲自沉死。經遠甫被日艦圍出。火勢陡發。管帶升用總兵林永升。發礮以攻敵。激水以救火。仍復井井有條。遙見一敵艦。似已受傷。即鼓輪追之。敵放水雷相拒。不及避。亦炸沉。水舟中彈膛裂。陣亡同死者二百七十人。而濟遠管帶方伯謙。即七月間遇敵艦豐島逃回旅順者也。是日。甫交綏。伯謙先挂本船已受重傷之旗以告主將。遂駛退。時揚威已擱淺。濟遠撞之。碎其舵葉。揚威沉沒。管帶參將林履中及同殉者百五十餘人。伯謙驚駭。飛遁入旅順口。超勇亦沉。管帶參將黃建勳及船中百五十餘人。皆隨船焚溺同

沒。同時繼濟遠駛逃者。有廣甲艦。既逼出陣外。祇防後追。不顧前路。至三山島東擱礁。管帶為澄海營守備吳敬榮。陣中自經遠致遠揚威超勇沉濟遠廣甲逃。餘如鎮遠定遠來遠靖遠平遠廣丙受創甚。已不能軍。日艦雖或受重傷。或遣小損。然未毀一艘。而鴻章反奏稱海軍各艦。於八月十八日。在大東溝洋面與倭艦接仗。力挫先鋒。倭船傷重。各將士奮勇出力。請與其敘者十餘人。而斬伯謙於軍。死事諸人。均優卹有差。是役陣歿者。尚有定遠管礮洋將厄格路士余錫爾二人。旋廷議以海陸軍失利。皆歸咎於鴻章。命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黃馬褂。命宋慶幫辦北洋軍務。御前侍衛承恩公桂祥。(后父太后胞弟)統帶馬步各營至山海關一帶駐紮。 秋九月。恭親王奕訢總理海軍事務。會同辦理軍務。 九連城及安東縣失守。先是朝命宋慶率毅軍自旅順。劉盛休率銘軍自大連灣。依克唐阿率鎮邊等軍自黑龍江。皆赴東邊九連城。時平壤諸軍共二十餘營。葉志超漫無布置。節節潰退不前。安州南有馬步八營。亦棄置不顧。竟退過鴨綠江始止。鴨綠江為中國與朝鮮界。江以北中國之九連城。與江以南朝鮮之義州。隔水相望。時諸軍駐鴨綠江以北者。宋慶依克唐阿劉盛休合平壤敗歸各軍。約七十餘營。除依克唐阿一軍外。皆東宋慶節度。九連城南倚鴨綠東枕靉河。河東有虎山。為險塞。再東至安平河口。踰河為蘇甸。為長甸。其九連城以西為安東縣。再西則大東溝。為鴨江口。宋慶駐九連城。聶士成守虎山。劉盛休守江岸。依克唐阿守安平河口長甸各隘。豐仲阿聶桂林守安東諸城邑。二十二日。日本第一軍集義州。二十六日其枝隊出東路鴨綠江上游。從安平河口對岸徒涉而渡。依軍遂潰。奔寬甸。二十七日。其大隊從義州稍東與虎山相值對岸。架浮橋渡江。銘軍先潰。諸軍繼之。宋慶遣軍來爭。敵軍已畢

渡乃退保鳳凰城二十八日日人入踞九連城別遣枝隊陷安東豐伸阿聶桂林奔岫巖州其第二軍由海道襲踞金州西之花園港進抵皮子窩偪旅順詔宋慶回軍赴援 冬十月日本兵陷鳳凰城宋慶既退扼摩天嶺日兵遂入踞鳳凰城依克唐阿亦棄寬甸北走 以徵調諸軍雲集命恭親王奕訢督辦軍務慶親王奕劻幫辦軍務尚書翁同龢協辦大學士李鴻藻步軍統領榮祿侍郎長麟會同商辦 日本兵陷金州大連灣岫巖州旅順日本兵既陷金州進陷大連灣復陷岫巖豐伸阿等奔析木城日兵踞大連灣十日始向旅順旅順船塢總辦道員龔照璵及諸將不為守禦計惟艤漁舟海曲備逃遁日兵既踞南關嶺椅子山案子山松樹山等礮臺相繼不守旅順遂陷照璵及諸將雜亂軍中或逃煙臺或奔復州照璵發拏問 提督聶士成復連山關宋慶既回援旅順士成守摩天嶺慶部日兵擊覆日將富岡三造至是收復連山關 十一月日本兵陷析木城遂陷海城旋又陷復州先是日兵迭撲析木城副都統豐伸阿記名提督聶桂林潰逃出城兵無主將遂潰 命侍郎張蔭桓巡撫邵友濂往日本議和朝命蔭桓至天津與李鴻章議和戰事旋遣稅司德璀琳賚鴻章致日本總理大臣伊藤博文書往日本日本卻之鴻章乃請派員會議至是派蔭桓友濂往由美公使為介並聘美員福世德助訂和約 十二月命兩江總督劉坤一督辦軍務關內外防剿各軍均歸節制尋又命宋慶及湖南巡撫吳大澂幫辦軍務

日本兵陷蓋平旋自山東落鳳岡登陸陷榮城陷威海衛旁襲文登寧海皆陷之

二十一年春正月日本兵陷劉公島海軍全隊被擄海軍自大東溝戰敗後兵艦留旅順修整及旅順危移駐威海上年十一月杪鎮遠艦觸礁受傷管帶總兵林泰增自殺威海南幫礮臺既陷丁汝

昌熾北幫各臺。陸地惟劉公島尚存。日人以南幫礮臺攻濵內諸艦。並以魚雷艇入口阻擊。定遠中雷擊沉。來遠威遠靖遠等亦相繼沉。魚雷艇十二艘駛出口逃。全數被擄。島內兵譁噪向生路諸洋將提督衛德人漢納根。參將德人哈卜門。游擊英人戴樂爾德人阿壁成。美人馬吉芬亦請姑許乞降。總兵劉步蟾自戕死。汝昌與劉公島守將總兵張文宣均仰藥死。營務處道員牛昶炳召諸將及洋員議作降書。署以海軍提督印。懸白旗詣日本軍降。於是海軍艦隊大小二十三艘悉為日有。日本以康濟（中國小兵船）船載汝昌諸櫬還煙臺。而縱水陸將士居民西渡。是役同死者尚有總兵楊用霖都司黃祖蓮。 命大學士直隸總督一等肅毅伯李鴻章與日本議和約。張蔭桓邵友濂抵日本廣島。（時日皇移駐於此）日本亦令其內閣總理大臣一等伯伊藤博文外務大臣一等子陸奧宗光來會議。及互校敕書。因有請旨語。博文等謂委任之權不完全。拒絕會議。送蔭桓等回國。而語美使。謂中國誠派有位望隆重大員。畀以全權。仍可酌時開議。乃改派鴻章。以前駐日使臣李經方。（鴻章子）為參贊。仍以美員福世德從。 二月。日本兵陷營口。初四川提督宋慶奉天將軍依克唐阿吉林將軍長順等。屢攻海城不利。朝命布政使魏光燾按察使陳湜道員李光久等募軍北援。湖南巡撫吳大澂幫辦劉坤一軍。駐山海關。正月出關。抵田莊臺。偪海城而軍。是月初。屢次進攻不利。敵兵遂自海城來犯依克唐阿長順禦之。不利。遂以援遼為名。率兵東去牛莊。勢益孤。敵兵來襲。光燾光久督軍力戰。卒以不敵。牛莊雖失。兩軍殺傷相當。敵軍見湘軍人人敢死。亦不復再過雷池一步。宋慶聞牛莊失守。率軍回救田莊臺。未至。敵來應擊踞營口。而大澂夜奔石山站。田莊臺亦不守。自是遼陽錦州聲援阻絕。 東邊道張錫鑾克復寬

甸長甸及香爐灘先是劉命聶士成入援鐵嶺以陳湜代守摩天嶺時鳳凰城敵兵甚少錫鑾新授東邊道統定邊軍進偪寬甸屢戰皆捷連復寬甸長甸香爐灘等地　日本兵陷澎湖日本海軍攻澎湖媽祖宮守臺兵擊卻之旋敵兵由文良港登陸守將知府朱上泮等遁臺灣澎湖遂失

日本暴客刺李鴻章於馬關鴻章中鎗傷頰鴻章抵馬關與日本伊藤博文陸奧宗光會議於春帆樓博文語鴻章曰與中堂別來十年中國毫無改變成法以至於此同爲抱歉及開議鴻章請先停戰博文要以大沽天津山海關爲質議遂不諧乃更議暫擱停戰之議即便議和博文曰既若爾則當將停戰之節略撤回以後不許再爲提及彼此磋磨仍未決鴻章是日自會所歸途中突遇刺客小山豐太郎以鎗擊鴻章中左顴彈子深入左目下一暈幾絕日官聞警來問狀者絡繹不絕博文宗光亦躬詣慰問誠懇謝罪憂形於色日皇及舉國臣民同深震悼宗光且私語鴻章之子經方曰中堂身受重傷幸未致命中堂不幸中國國家之大幸此後和款必易商辦中日戰事將從此止矣時警聞播歐美皆大譁日人恐乃允奉天直隸山東停戰以二十五日爲限凡訂約六款　三月李鴻章與日本伊藤博文等在馬關議定和約十一款另約三款成博文等將所擬和約底稿交出綜其大綱分四款一朝鮮自主二讓地三兵費四通商權利鴻章以第一朝鮮自主外餘皆極力駁議擬請賠兵費一萬萬兩割奉天之安東寬甸鳳凰城岫巖及澎湖列島通商一如各國成例時鴻章創已愈復至春帆樓刻意磋商毫無讓步博文交末次約稿語鴻章曰此次但允不允兩言而決其稿視初次所擬於割地減去寬甸賠款減至二萬萬兩要減子口稅及內地釐稅亦刪去鴻章復數與辯論博文堅不肯讓惟有聲明若能於三年內還清償款

則一律免懲及威海衛駐兵費減去一半耳。是晚博文送到哀的美敦書（戰書）以示決絕。鴻章不得已遂定議。當光緒十一年正月博文來天津議約也，時法人和局已就，鴻章驕甚，以為虎狼之法尚且帖耳就範，蕞爾日本其何能為。傲然以臨博文。博文恥之。後博文於張蔭桓等請和之時，私謂隨員伍廷芳（與博文前在美國同學）曰：前在天津見李中堂之尊嚴，至今思之猶悸。益得意時誠宿憾之言也。故此次博文謀報復之意氣不稍減於鴻章當年。鴻章忍受，約遂成，所謂馬關條約者也。其最要則：一、中國認朝鮮為自主之國。二、中國讓予日本奉天南邊等地澎湖列島臺灣全島暨附屬臺灣各島嶼。三、兩國派員公同劃定疆界。四、中國給日本軍費二萬萬兩，分作八次交清。五、日本准中國讓與地方人民退去界外。六、開重慶沙市蘇州杭州，及日輪得從宜昌至重慶，從上海駛進吳淞及運河以及蘇州杭州，並許日人在內地購貨得暫租棧房存貨，任便從事工商業製造。七、撤回中國境內之日本軍隊。八、日本暫行駐軍威海衛，將來賠款交清，通商行船約章批准，確定關稅抵押辦法之後，日軍始行撤回。九、兩國交還俘虜，及戰役中關涉日本軍務之華人一律免罪。十、本約擬准互換日起按兵息戰。十一、本約批准後，定於本年四月十四日在煙臺互換。其另約：一、暫駐威海之日軍不得過一旅團，由中國每年貼交軍費庫平銀五十萬兩。二、劉公島及威海衛口灣沿岸在五日本里以內地方為日軍駐紮之所，華軍不得偪近或紮據。三、日本駐軍之處地方政務仍歸華官管理，關涉軍事上之犯罪歸日本軍官審斷辦理。　夏四月，俄德法三國阻日本割據遼東地，日本退還遼東，增索兵費三千萬兩，予之。中日戰事之前，政府屢求調停於英俄，日人使伏來告曰：東方之事願我來

方兩國自了之。無爲使他國參於其間。時政府蓄憤已甚。益嫉歐人以力脅日本。而英人以前北洋辭退海軍教練官琅威理之憾。終莫肯出任調停。政府重賂俄人。俄乃聯合法德。以公文致日本外部抗議。而以三國軍艦分泊長崎近海。日本遂允以遼東歸中國。時和約尚未批准互換。政府派四品京堂伍廷芳侍郎聯芳爲換約使。與日使伊東已正治會於煙臺換約。又派李經芳爲割臺灣使。與日使樺山資紀換約於日艦中。已而日人索贖遼東費一萬萬兩。復由三國公斷。以三千萬兩償之。　宣示與日本定約先後辦理緣由。方李鴻章之未東渡也。朝命三品以上官議和戰。迨割地賠款議定。朝野大譁。臺灣臣民爭尤力。中外封章雷奏。沮款議凡百十上。江督劉坤一謂戰而不勝。尚可設法撐持。署直督王文韶亦以聶士成等軍頗有把握。必可一戰之語。鄂督張之洞語尤激。謂割地之事。尤爲萬不可行。以理之是非論。其不可有三。以勢之利害言。其不可有六。並諭將鴻章拏交刑部治罪。撤回李經芳革職嚴辦。請帝奉太后西幸。飭南北備戰守等語。至是。將批准定約。特將先後辦理緣由。及不獲已之苦中。明白宣示。　五月。臺灣官民推署巡撫唐景崧爲總統。宣告自立。先是。中日停戰議和。鄂督張之洞主張以臺灣賄英。而請英廷主持和約。以抵制日人之要挾。及總稅司赫德爲達其意於英相羅士勃雷侯暨外部大臣金不里。英人辭而不受。割臺之約定。臺人憤激。主事邱逢甲首建自主議。登臺誓衆於新竹。出示告臺民。建臺灣民主國。倣共和故事。公舉景崧爲大總統。議開議院。製國旗。及和議既定。朝命景崧以下率兵民離臺。飭南洋廣東禁止私運軍火勇丁赴臺地。時臺人議向各國保護。並議抵押於法國。皆不成。景崧令官弁留者錄用。欲去者聽。於是提督楊岐珍及道府各員均內渡。是月初二日。景崧受

臺灣總統印。文曰臺灣民主之章。國旗藍地黃虎文。長方五幅。虎首內向。尾高首下。設內部外部軍部等。行鈔幣及郵政局務。越五日。日本兵至。由基隆北之澳底登陸。臺北城中姦民約為內應。十二日。縱大總統府。景崧微服出走。乘歐船南渡。由廣州灣而歸。十五日。日本兵來收城。臺北亡。

秋九月。日本取臺南府城。臺北既陷。臺南僻在一隅。餉械已匱。不足守。鎮道以下及守中路之臺紳邱逢甲林朝棟等相繼內渡。臺南土匪蠭起。紳士上總統印章於總兵劉永福。永福不受。仍稱幫辦。入府城議防守。自五月以來日本時以兵艦窺安平等口。而陸軍踞新竹。永福所部及團民拒戰。互有勝負。七月。彰化失守。至是餉械皆竭。饑軍悉潰。土匪引敵入城。永福登德國商船內渡。臺南亡。

編者曰。中日之役。輿論咸集矢於李氏。謂由其不明國際法。聽朝鮮與各國立約。失上國之主權。致日人有所藉口。實則兩國釁。不盡由於此。中國最初之橫濱領事范氏。主張中國僑民之權利。往往有使日人不能堪者。及球事交涉中。北洋艦隊遊弋長崎。為示威主動。水兵與長崎警察鬨。勒使長崎警察不得佩刃。斯二役也。當時日人咸引以為大辱。日人思報復久矣。至是遂一發而不可遏。其咎豈盡在李氏一人乎哉。

疆域之喪失及軍港租借條約

宣宗道光二十二年。秋七月。中英江寧議定條約第三款。給予英國香港海島。香港屬廣州府屬之一島。先時為鴉片事。與英戰敗。遂割予英國。其條款文曰。一因大英商船遠路涉洋。往往有損壞須修補者。自應給予沿海一處。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今大皇帝准將香港一島。給予大英君主暨嗣後世襲主位者。常遠據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

文宗咸豐八年。夏四月。中俄瑷琿條約第一條。割黑龍江省東北沿邊地贈俄。初俄人以康雍間所訂尼布楚及恰克圖通商條約。猶未滿慾。自尼古剌士即位。擢木喇福岳福為西伯利亞東部總督。一以東略為務。漸下黑龍江。佔其河口。於北岸設兵屯守。殖民其地。咸豐三年五年六年屢以兵艦來中國。迫議改定邊界。時政府方苦太平軍之戰事。力不能拒。遣黑龍江將軍奕山與木喇福岳福會議於瑷琿城。定以黑龍江為兩國界。竟割東北數千里地予之。今其地為俄阿穆爾省。其條款文見前四十六卷瑷琿條約中。

十年。秋九月。中英北京續增條約第六款。給英國九龍司。九龍地形為一小土股。南與香港相對。時與英訂北京和約。竟將九龍司地方一區。割予英國。其條款文曰。大清兩廣總督勞崇光將粵東九龍司地方一區。交與大英駐紮粵省暫充英法總局正使功賜三等寶星巴夏理代國立批永租在案。茲大清大皇帝。定即將該地界付與大英君主並歷後嗣。併歸英屬香港界內。以期該港埠面管轄所及庶保無事。 冬十月。中俄續約第一款。割吉林省迤東沿海地予俄。即烏蘇里

江東岸地。當英法聯軍入北京。俄使伊格那業幇福出任調停。至是和議成。俄以為功。迫政府重訂中俄條約。割讓烏蘇里及松阿察二河迤東之地予之。今其地為俄之東海濱省。俄人並於綏芬河口。建海參崴軍港。其條款文見前四十六卷北京條約中。

穆宗同治三年。秋九月。中俄塔城條約成。中國喪失額爾齊斯河下游一帶地。其地為新疆省西北沿邊地。有齋桑泊在內。至光緒九年。阿拉克別克河口勘界時。悉失之。俄收為悉蜜巴拉庭斯克地。

八年。春三月。中俄科布多界約成。中國喪失阿爾泰泊一帶地。即科布多西北沿邊地。時以勘界失之。今為俄多木斯克地。

德宗光緒八年。秋七月。中俄伊犁界約成。中國喪失伊犁河下流一帶地。有巴爾喀什湖及特穆爾圖泊在內。先是新疆回亂。俄人佔據伊犁及天山南路。平定。要約退兵。與定和約。以霍爾果斯河以東地交還中國。至是建立界碑。俄人收伊犁河下游一帶地。為悉蜜林慶斯克地。

十三年。冬十月。中葡北京條約第一第二款。予葡國澳門。澳門土股屬香山縣。為廣東海西門戶。明嘉靖中。即為葡萄牙人佔踞。歲輸租課五百兩。自道光二十九年以後。迄未交納。咸豐七年。葡人來求通商。並請立約。不許。同治元年。復請立約。由法使哥士者按照法約。酌擬章程。恭王奕訢許之。奏入。派大臣前赴天津。會同三口通商大臣辦理。復以爭論澳門設官事。並未互換。至是因洋藥稅釐併徵一案。粵督張之洞疏稱。非與葡國商辦。則澳門之偷漏。無從巡緝。乃命慶王奕劻侍郎孫毓汶與葡使羅沙定約五十四款。附專約之款。竟許割澳門贈予之。其第二款文曰一前

在大西洋國（葡萄牙舊稱）京都理斯波阿所訂預立節略內。大西洋國永居管理澳門之第二款。大清國仍允無異。其第二款文曰。一前在大西洋國京都理斯波阿所訂預立節略內大西洋國允准。未經大清國首肯。則大西洋國永不得將澳門讓與他國之第三款。大西洋國仍允無異。

十六年。春二月。中英藏印條約成。讓拉達克地予英。拉達克在西藏西北。初。西克教徒（江都教）酋克什米爾來使據拉達克。自是時相攻擊。光緒十四年。兩國邊地復構兵。時方與英議藏印界約。拉達克遂歸於英。

二十年。春正月。中英續議滇緬界約成。中國喪失雲南省邊西沿邊地。野人山以西南及龍川江潞江下游地。爲雲南省邊西沿邊地。先是英人探勘緬甸北界。語使者曰。見中國兵所在。即視爲中國地。不再入。後見八募（新街）孟拱皆無中國兵。而大金沙江以外邊地及八募地。遂盡棄於英。時千總張天明黃正林扼守老八募。（伊拉瓦諦江）野人山以外。大金沙江以內。皆駐軍之地。英人不敢過問。未幾而當道竟撤去其兵。且招引外人過大金沙江入野人山。於是大金沙江遂棄於英。而野人山之形勢亦不完。至訂滇緬界約成。野人山以西地龍川江潞江下游地遂盡贈予英。

二十一年。夏四月。中日馬關條約第二款。給日本臺灣全島及澎湖列島。臺灣島東臨太平洋。澎湖列島。控制臺灣海峽。至是與日本訂馬關和約。遂割予之。其款文見六十四卷中午戰事和約中。

二十三年。春正月。中英續議緬甸條約第二第三款。割暴工全地及耶木喀相近三角地一段予

英。二十一年五月。與法國訂約。以前與英訂緬甸界約。所得江洪界內之地。予法。以為索回遼東之報酬。英人聞之不悅。屢有責言。至是始訂約不再索問。而改劃界線。將工隆全地劃歸英國。並以耶木喀相近三角地一段。永租予英國。其第二款文（上略）。耶木喀相近有三角地一段。西瀕南英江之支河及蠻秀嶺之壘周尖高山。從此尖高山遵嶺東北至瑞麗江。此段地。英國認為中國之地。惟是地方。乃中國永租與英國管轄。其地之權。咸歸英國。中國不用過問。其每年租價若干。嗣後再議。其第三款文。自瑞麗江於南昇相近轉北之處（瑞麗江與南陽江相會處）。線順南陽江上行至該江源頭孟哥山。約在北緯二十四度七分。東經九十八度十五分。自此順叢樹山嶺至潞江與南遞江相會處。由此順潞江上行。直到科干西北界。順接科干東界。直抵工隆界上。將工隆會界。劃歸英國。

二十四年春二月。中德膠澳租約第二第三款。租予德國膠州。初。德國與俄法同索還遼東地歸中國。俄人受密約非常之利。益法人得南荒甌脫之廣土。獨德人向隅。上年春。德索金門島。樞府拒之。德人憤甚。又因中俄密約第九條。有俄借租膠州之議。德人遂欲先發制俄。適是年十月。山東曹州鉅野縣德國天主堂教士二人被殺。德即以海艦駛近膠州灣。礮臺守將提督章高元方與幕賓為蘇雀戲。臺兵往報。高元曰。彼艦偶駛此地耳。何預吾事。俄頃。船抵岸。即以照會高元。賭方酣。置之。及賭倦少憩。一幕客啟視。始知德人勒令於二十四鐘內。將全島讓出。高元始大驚。傳令開隊。亟出營。則德兵已滿衢市。隊既齊。將士皆扶空鎗。急返庫中取子藥。則庫已為敵所佔矣。高元亟詣德將理論。德將曰。吾奉本國訓條行事。實無理之可言。汝但全師退出而已。高元不許。遂

幽之。駐京德使海靖。迫樞府立約六條。強借膠澳附近方百里之地。為德國在華屯駐海軍之用。山東全省路礦。歸德國承辦。其條款文。二大清國大皇帝。已允將膠澳之口南北兩面租予德國。先以九十九年為限。德國於所租之地。應蓋礮台等事。以保地校各項。護衛澳口。三德國所租之地。租期未完。中國不得治理。均歸德國管轄。以免兩國爭端。　三月。中俄會訂條約第一第二第六續約第一款。租予俄國旅順口大連灣。德人既奪膠澳。俄人大憤。其使臣巴布羅福。遂援例租借旅順大連。及鄰近相連之海面。以為準備俄國海軍。在中國北方海岸得有根據之地。並築鐵路從營口鴨綠江中間接至濱海方便之處。其第一款文曰。中國允將旅順口大連灣暨附近水面租予俄國。惟此項所租。斷不侵中國大皇帝主此地之權。第二款文曰。因以上緣由。所租地段之界。經大連灣迤北。酌視單地合宜保守該段所需。應相離若干里。即准相離若干里。其確切界限。以及此約各項詳細。俟此約畫押後。在聖彼得堡會同許大臣。刻即商訂。另立專條。此界線商定訖。所有劃入租界線內之地及附近水面。專歸俄國租用。其第六款文曰。兩國政府相允旅順一口。既專為武備之口。獨准華俄船隻享用。而於各國兵商船隻。以為不開之口。至於大連灣。除口內一港。亦照旅順口之例。專為華俄兵艦之用。其餘地方作為通商口岸。各國商船任便可到。續第一款文曰。按照原約第二條租與俄國之旅順口及大連灣。遼東半島陸地。其北界應從遼東西岸亞當灣之北起。穿過亞當山脊。至遼東東岸皮子窩灣北盡處止。租界附近水面。及陸地週圍各島。均歸俄國享用。並議定租地限期。以二十五年為滿。此約租界。實為遼東半島。非止旅大也。　夏四月。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准英國展擴香港對面九龍地址。咸豐十年。英法聯軍

之役已割九龍司地方千七百餘里給予英國至是因德俄紛紛索租膠旅英使竇納樂遂藉口於均勢之局廹議展拓九龍租地李鴻章抗議無效請無築礮臺於山上亦不允約成其條文大致准展九龍界址二千方里作爲新租之地並歸英國管轄以爲保衛香港地方之用而大鵬灣深州灣海面皆在內租期亦定九十九年　五月中英議租威海衛專條租予英國威海衛時英人復索威海以抵制俄人東亞海權時日兵已將退出遂轉以予英其條文曰今議定中國政府將山東省之威海衛及附近之海面租予英國政府以爲英國在華北得有水師合宜之處並保護英商在北洋之貿易租期應按照俄國駐守旅順之期相同

二十五年冬十月中法廣州灣租約第一第三款租予法國廣州灣並兩海島先是法人助中國索還遼東僅獲滇邊隙地之報酬自德佔膠澳俄租旅大英索威海復廹政府開西江一帶通商口岸將壟斷利權法人見事急遂因廣州附近有法國兵官爲游匪所戕亦效德人故智先闖入廣州灣而後議租借政府無以拒其請命提督蘇元春與法國全使議訂租界約七條第一條文曰因和睦之由中國國家將廣州灣租與法國國家作爲停船躉煤之用定期九十九年惟在其租界之內訂明所租情形於中國自立之權無礙第三款文曰於九十九年期內所租之地全歸法國一國管轄以免兩國爭執

三十一年秋七月日俄樸子茅斯和約第五款俄割讓庫頁島（庫頁之庫字從厂讀若賒俗呼作庫如猶大之瑪猶太爪哇之誤瓜蛙）之半予日本庫頁島一名樺太島又名薩哈連島在中國黑龍江口乾隆五十五年因遺忘而喪失其地以後俄國屢次侵庫頁島與日本紛爭不已光

緒元年。以千島交換爲名。佔其全島。自是日本海沿岸之北方亞細亞一帶。盡歸於俄。至二十九年。日俄釁起。俄師連敗。日人於是年六月。爭據庫頁全島。於是俄人停戰乞和。議約於美國朴子茅斯城。俄人割庫頁島北緯五十度以南之地。讓予日本管領。是島遂爲日俄分有之。其狀文大略。謂庫頁島。日俄各得一半。惟兩國均不能建立礮臺。又不能用之爲行軍之地。

戊戌政變

德宗光緒二十四年夏四月。下詔定國是。宣示中外。自咸豐同治以來。中國疊經外患。三次劃盟。當事者始漸知西人之長技。思所以效法而自強。務行新政。不一而足。如設製造局以製新械。方言館以養真才。招商局以爭航利。派學生出洋以游學外國。用容卿美人蒲安臣為大使。以聯邦交。其他如練兵通商造路開礦諸大端。皆次第舉行。然變法不知其本。故行之已數十年。於國勢之孱弱仍莫克振救。(同治初年德相畢士麻克語人曰。三十年後日本其興。中國其弱乎。日人之游歐洲者討論學業。講求官制。歸而行之。中人之游歐洲者。詢某廠船礮之利。某廠價值之廉。購而用之。強弱之原其在此乎)及甲午敗於日本。各國租港灣之事。相偪而來。瓜分支那之說。騰沸於全球。於是國人大譁。志士憤起。痛論變法之不可緩。帝亦知非實行變法。不能立國。時翁同龢輔政。特成其說。尤力。御史楊深秀侍讀徐致靖又相繼上書。請定國是。帝乃赴頤和園白太后。召軍機全堂。於是月二十三日下定國是之詔。以宣示中外。詔曰。數年以來。中外臣工講求時務。多主變法自強。邇者詔書數下。如開特科。汰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學堂。皆經再三審定。籌之至熟。甫議施行。惟是風氣尚未大開。論說莫衷一是。或託於老成憂國。以為舊章必應墨守。新法必當擯除。衆喙嘵嘵。空言無補。試問時局如此。國勢如此。若仍以不練之兵。有限之餉。士無實學。工無良師。強弱相形。貧富懸絕。豈真能制梃以撻堅甲利兵乎。朕維國是不定。則號令不行。極其流弊。必至門戶紛爭。互相水火。徙蹈宋明積習。於國政毫無裨益。即以中國大經大法而論。五帝三皇

不相沿襲之冬衆及舊勢不兩存用特明白宣示中外大小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發憤為雄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采各學之切於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空疏迂謬之弊專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襲其皮毛毋競騰其口說務求化無用為有用以成通經濟變之才京師大學堂為各行省之倡尤應首先舉辦著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會同妥速議奏所有翰林院編檢各部院司員各衙門侍衛候補候選道府州縣以下各官大員子弟八旗世職各武職後裔其願入學堂者均准入學肄習以期人才輩出共濟時艱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負朝廷諄諄誥誡之至意　諭令宗人府保薦王公貝勒等游歷各國從侍郎榮惠御史楊深秀前後奏請也命下覲貴大譁謂帝破壞中國之禮法且使滿洲之權勢處於危險地位帝不得已改命毋庸保薦　諭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保薦工部主事康有為等著於本月二十八日預備召見光緒十五年有為以諸生伏闕上書極陳時局請及時改革以圖自強格不得上二十一年代表公車千三百人上書請變法亦不達旋通籍授工部主事自是四年之間凡七上書甲前議仍寢不上乃退而立強學會於京師繼設分會於上海京會推鄂督張之洞為會長郎中沈曾植編修張孝謙浙江溫處道袁世凱皆贊成人也尋復開保國會於北京是年以給事中高燮曾之疏薦諭令王大臣傳至總署詢問變法事宜王大臣取其上年冬間呈請工部代奏之書以上帝覽之指其篇中求為長安布衣而不可得及不忍見煤山前事等語語軍機大臣曰康某何不顧死生乃爾竟敢以此言陳於朕前耶然亦不之罪仍命嗣後康某如有條陳當即日呈遞毋許扞格並宜取所著日本變法俄大彼得傳等書呈覽以協揆翁同龢及致靖交章

薦者預備召見　召見工部主事康有為於仁壽殿帝深以廷臣守舊阻礙變法為憂有為對曰請皇上勿去舊衙門而惟增置新衙門勿黜革舊大臣而惟擢小臣召見才俊志士不必加其官而惟委以差事賞以卿銜許其專摺奏事足矣彼大臣向來本無事可辦今但仍其舊聽其尊位重祿而新政之事別責之於小臣則守舊大臣既無辦事之勞復無失位之懼怨謗自息即皇上果有黜陟之全權而待此輩之大臣亦祇當如日本待藩侯故事設為華族立五等之爵以處之厚祿以養之不必盡去之也帝然其言旋命有為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　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翁同龢罷先是同龢在毓慶宮授帝讀最久因鑒於事變非變法不足圖存時為陳說於帝前為太后所聞撤同龢毓慶宮行走其薦康有為也謂有為之才過臣百倍請舉國以聽太后尤忌其語又其時天津閱兵廢立之謀漸有所聞同龢密言於帝太后偵知之遂命開缺回籍　命二品以上大臣補官陞見均詣皇太后前謝恩外官一體奏謝東朝久未召見臣工時因康有為召用後附之者日衆朝班有新黨舊黨之分太后恐甚是日帝諭令凡二品以上官授任之初當親往太后處謝恩於是朝士又有后黨帝黨之分（后黨渾名老母班帝黨渾名孩子班）五月命自下科為始鄉會試及生童歲科各試向用四書文者改試策論　派協辦大學士孫家鼐管理大學堂事務　賞舉人梁啟超六品銜辦理譯書局事務啟超康有為弟子也以侍郎徐致靖之薦總理衙門再薦被召見命進呈所著變法通議大加獎勵謂不愧為康有為弟子因賞給六品銜命辦理譯書局事務　命御史文悌回原衙門行走文悌滿人頗積東朝之寄機開同僚楊深秀有門人撫北方豪士千餘因欲利用之以劫太后適同侍祠竟夕語深秀宮中隱事及傳

即長麟去官之故。又言太后刻虐皇孫載湉，益為帝示戒，故帝見太后輒顫。此與唐武氏何異。王
朗謂徐敬業討武氏檄燕啄王孫四語以激深秀，深秀難之。既而文悌慮語洩，乃日騰謗於執政，謂
新黨謀不利於太后，冀以自解，猶慮不免。至是露章劾深秀與彼有不可告人之言。以康有為開
保國會，號欲保中國不保大清，復牽涉宋伯魯等。帝斥其難保非受人指使，不勝御史之任。
者回原衙門行走。　命神機等營改習洋操。　命四川總督裕祿留京。授禮部左侍郎，在軍機大
臣上行走。裕祿素為太后所寵信，故命入軍機以偵政情。　申諭各省地方官實力保護教
堂。因四川川北、廣西永安州、湖北沙市均有教案故也。　命三品以上京官及各省督撫學政
薦舉經濟特科人才，限於三個月內咨送總理衙門，會同禮部奏請考試。從貴州學政嚴修、浙江
巡撫廖壽豐先後奏請也。　六月，定鄉會試隨場去取之法。並推行於生童歲科考。又停止朝考。
從鄂督張之洞、湘撫陳寶箴奏請也。並諭嗣後一切考試，均以講求實學實政為主，不得憑楷法
之優劣為高下。　命刪改各衙門則例，從禮部右侍郎李端棻請也。　申諭各省實力舉行保甲。
派戶部尚書王文韶、左侍郎張蔭桓管理礦務鐵路總局。　申諭變法不得已之苦衷，命諸臣精
白乃心，力除壅蔽。時陳寶箴在湘，力行新政。湘省劣紳前國子監祭酒王先謙、分省補用道孔憲
教、吏部主事葉德輝，以其不便於己，竭力反對。寶箴不為動。先謙等嗾使湖南京官黃均隆等交
章彈劾，其誣詞不可聽聞。御史楊深秀抗疏為寶箴剖辯。帝降諭獎勵寶箴，而嚴責湘紳。湖南浮
議稍息，寶箴乃得徐行其志。　命康有為督辦上海官報，即道員黃遵憲所辦時務報改者也。
先是，有為屢有陳奏，其大端在請誓太廟，以戒群臣；開制度局，以定規模；設十二局，以治新政；立

民政局以地方自治其他如遷都興學更稅法裁釐金改律例重俸祿遣游歷派游學設警察練鄉兵選將帥設參謀部大營海軍經營西藏新疆等事帝皆嘉納之然以見制太后無權不能遽行欲借羣臣之議以定之故屢飭交軍機總署會議時嫉有為者謂有為獨對時有盡廢六部九卿衙門之奏致為守舊大臣所惡故出之 秋七月命於京師設立農工商總局派直隸霸昌道端方候補道徐建寅吳懋鼎督理均賞給三品卿銜令各省府州縣皆立農務學堂廣開農會刊農報講農器由紳富之有田業者試辦以為之率其工學商學各事宜一律舉辦 諭擇於九月中奉皇太后至天津閱兵帝性嚴峻遇宦者尤少所假借故左右多不悅總管太監李蓮英等乃共為讒間太后素虐待帝至是疑隙愈深日謀所以廢之時榮祿總督直隸節制北洋三軍一提督董福祥之甘軍二提督聶士成之武毅軍三按察使袁世凱之新建軍太后密與榮祿謀諷御史李盛鐸奏請帝奉太后至天津閱兵帝請於太后欣然許之遂有是詔蓋太后榮祿等欲脅帝至津因以兵廢立帝雖知之而無如何 命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祿寺鴻臚寺太僕寺大理寺衙門湖北廣東雲南三省巡撫並東河總督缺其各省不辦運務之糧道向無鹽場之鹽道亦均裁撤其餘京外應裁文武各缺命大學士六部各省將軍督撫分別詳議以聞命下羣情大駭謂帝大背祖宗制度皆赴寧壽宮請太后保全收回成命太后笑而不言 革禮部尚書懷塔布許應騤侍郎堃岫徐會灃溥頲曾廣漢職禮部主事王照上書請帝出洋游歷先往日本以次繼往歐美各國堂官阻格不上王照面斥其違旨始不得已為之代奏至是帝怒其壅蔽革懷塔布等六人職王照以不畏強禦賞給三品頂戴以四品京堂候補 命內閣候補侍讀楊銳刑部候補

主事劉光第。內閣候補中書林旭。江蘇候補知府譚嗣同。均賞給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時帝欲銳意改革。而軍機大臣皆后黨。不為奉行。帝上畏太后。不敢驟易。故特擢四人。使參預新政事宜。仿日本維新置參預官於宮中之意也。拜命之日。帝親以黃匣緘一硃諭授四人。命竭力贊襄新政。無得瞻顧。凡有奏摺。皆經四卿閱覽。凡有上諭。皆經四卿屬草。於是軍機大臣嫉妬之。勢不兩立。未及十日而變已起。　命裕祿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　以昭信股票擾民。命即停止。　命大學士李鴻章。尚書敬信。均毋庸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時帝親裁大政。百廢俱舉。深恨鴻章以聯俄誤國。乃有是詔。　置三四五品卿三四五六品學士各職。從徐致靖奏請也。

諭以改行新政之意。布告天下。時百日間維新之詔。聯翩而下。變法神速。幾有一日千里之勢。其尤雷厲風行者。一令都中築馬路。二命辦理團防。三命八旗人丁。如願出京謀生計者。任其自由。於是滿族諸人大譁。謠諑紛起。故復下諭曰。國家振興庶政。兼採西法。牧民之政。古今所同。而西人攷究較勤。故可補我所未及。今士大夫圖於成見者。謂彼中全無條教。不知西國政令教學。千端萬緒。主於為民開其智慧。裕其身家。其精乃能美人性質。延人壽命。凡生人應得之利益。務令推廣無遺。朕夙夜孜孜。改圖新法。豈為崇尚新奇。乃眷懷赤子。皆上天之所畀。祖宗之所遺。非悉令其康樂和親。朕躬未為盡職。加以各國交迫。尤非取人之所長。不能全我之所有。朕用心之苦。而黎庶猶有未知。咎在不肖官吏與守舊之士夫。不能廣宣朕意。乃至胥動浮言。使小民搖惑驚恐。山陬海澨之民。有不復聞新政者。朕實為嘆恨。今將改行新法之意。布告天下。使百姓咸喻朕意。共知其法之可恃。上下同心。以成新政。以強中國。朕不勝厚望者盇焉。　四月二十三日　以後

所有關乎新政之諭旨，各省督撫均迅速照錄，刊刻謄黃，切實開導，著各州縣教官詳切宣講，務令家喻戶曉。各省藩臬道府，飭令上書言事，毋得隱默顧忌。其州縣官應由督撫代遞，即由督撫將原封呈遞，不得稍有阻格，總期民隱盡得上達，督撫無從營私作弊為要。此次諭旨並懸掛各省督撫衙門大堂，俾眾共觀，庶無壅格。命各省藩臬道府，凡有條陳，自行專摺具奏。州縣等官，由督撫原封呈遞。士民上書，由本省道府隨時代奏。八月，命直隸按察使袁世凱開缺，以侍郎候補，專辦練兵事務。先是，上月二十七日，帝欲開懋勤殿，設顧問官，命譚嗣同查歷朝成案，將據以請於西后。二十九日，帝自頤和園出，召見楊銳，賜以衣帶詔，有朕位幾不保，命四卿與康有為速設法籌救之語。諸人捧詔痛哭，而帝手無寸柄。時諸將中惟袁世凱久使朝鮮，講中外之故，力主變法。嗣同密奏，請帝破格超擢，與緩急可救助。至是，詔見，特賞侍郎，責成專辦練兵。命康有為迅速前往上海，督辦官報。時宮中變態已作，西后語帝，謂有為在外昌言無忌，肆行詆毀，乃大不敬，命拏辦。帝受命唯唯。退，即明詔命有為出京。時是月初二日也。翌日，又密詔敦促，言一日不可留。有為遂行。帝有疾，皇太后復臨朝攝政。自四月以來，京師謠言，皆謂帝病重，然仍日日召見臣工。間數日一幸頤和園朝太后，又常在瀛秀園門跪迎跪送太后。固未嘗有病也。及革禮部六堂官，擢四京卿，頑固大臣益側目。懷塔布及御史楊崇伊等先後至天津謁榮祿，遂相與定圍帝之計。檄調聶士成之軍五千人駐天津，又命董福祥之軍移駐北京彰義門外四十里之長辛店。三次急電至總署，言英俄在海參崴開戰，英艦七艘泊於天津，請飭袁世凱迴津防禦。世凱至津，榮祿即乘專車抵京，與懷塔布、許應騤、楊崇伊、張仲炘至頤和園上封事於太后，請訓政。太后

立命以榮祿之衛兵代守禁城。令榮祿仍回津以候召命。會議至夜半而散。翌晨新黨謀圍頤和園之謀起。(先於太監茶店中殺一種風說言帝設謀傾害太后且引外人助己士大夫皆深信之互相傳播)太后垂簾之詔下。捕戮康梁之命出。時是月初六日也。而有為已先出京。啟超亦出走。

革御史宋伯魯職。永不敘用。伯魯既奏劾許應騤等。又嘗疏論太后之短。故及於禍 太后幽帝於南海之瀛臺。是晨五鐘半。帝入中和殿閱禮部擬祀社稷壇秋祭文。甫出殿。即有侍衛太監及榮祿之兵一隊。傳奉太后命。引帝入西苑內之瀛臺。乃南海中一島也。四面環水。一面設板橋通出入。臺中約有十餘室。太后挈李蓮英臨之。責帝曰。汝之變法雖新。不予所許。但不料汝昏昧糊塗。膽大妄為。一至於此。汝自五歲入宮。繼立為帝。撫養成人。以至歸政。予何負於汝。而汝無福承受大業。聽人播弄。如木偶然。朝中親貴重臣。無一愛戴汝者。皆請予訓政。漢大臣中雖一二阿順汝者。予自有法處治之。命李蓮英遴選親信太監。監守臺中。撤門外板橋。以斷出入。防帝逸也。撤珍妃簪珥。施以刑杖。不許進見。帝之太監。或處死。或發往軍臺。無一存者。今步軍衙門及護軍營遴派官弁。率領兵役。在紫禁城西苑頤和園各宮門外。分段嚴密巡邏。當廢立之議垂定。令軍機密電南省各督撫。徵取同意。江督劉坤一。粵藩岑春煊。南洋羣島諸華商。皆抗電力爭。其謀漸沮。坤一電語尤激。有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宜防等語。時人謂江督十二字之電奏。為帝延命金丹云。 下侍郎張蔭桓徐致靖御史楊深秀京卿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及康有為之弟康廣仁於獄。 以帝疾。命中外保薦精通醫理之人。先是。內廷徧布帝病重之謠。政變日。即電諭上海道言。帝已崩。即康有為進紅丸所弒。急速逮捕。就地正法。英領事親見之。至是又有徵醫之命。

命詹事府通政使大理寺光祿寺太僕寺鴻臚寺等衙門照常設立毋庸裁併又禁止士民上書言事廢官報局停止各省改設學校　命榮祿在軍機大臣上行走授裕祿直隸總督北洋各軍仍歸榮祿節制以裕祿為幫辦太后攝政即召榮祿入京而以袁世凱護理直督至是乃令留京而仍轄北洋各軍　殺楊深秀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康廣仁例捕罪犯必加訊鞫庶得其實然後殺之深秀等既下獄刑部請派大臣會訊太后命軍機大臣會同刑部都察院嚴行審訊旋召見刑部尚書趙舒翹命嚴究其事舒翹曰此輩無父無君之禽獸殺無赦何問為若稽時日恐有中變蓋懼外人交涉也太后頷之及會訊日(是月十三日)刑部各官方到堂坐待提訊而忽有毋庸訊鞫即行處斬之命聞者相顧愕眙深秀就逮之先猶抗疏詰問帝被廢之故援引古義切陳國難請撤簾歸政遂被繫獄中有詩十數章惓惓國事懷念外患忠誠之氣溢於言表嗣同者方之前明方孝孺楊繼盛光第臨刑太息曰吾屬死正氣盡其嗣子伏屍痛哭一日夜以死嗣同聞變竟日不出門以待捕者力勸梁啟超出亡日本曰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召後起捕者既不至復與大俠王正誼(即世稱大俠大刀王五)謀奪門迎駕事卒不成正誼勸之出奔願以身殉之辭不可日本志士數輩亦苦勸東游復不聽再四強之則曰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既被繫題詩獄壁曰望門投宿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指康有為與正誼也廣仁在獄中言笑自若高歌聲出金石臨刑語嗣同曰今八股已廢人才將輩出我輩死中國強矣　戍遣張蔭桓於新疆永禁徐致靖於刑部獄革編修徐仁鑄徐仁鏡職蔭桓起家貲郎不

十年致身聊戒朝貴嫉之。譏毀備至。又嘗諷諭太后用度奢侈。既下獄。英公使將營救。故太后猶恐之。後拳亂起。命殺之於戍所。致靖至獄中二年。爲聯軍釋放。仍赴太原行在。請監禁。蓋尊重中國主權也。仁鑄仁鏡。皆致靖子也。仁鑄督學湖南。以實學課士。湖南之轉移風氣。實賴其力。　傳止九月至天津閱兵。帝語慶王奕劻曰。朕誓死不往天津。榮祿密言於太后。謂黨事已定。不宜輕動。時帝已無異廢置。太后遂令收回成命。傳齊壽士成軍銀六千兩。袁世凱軍四千兩。董福祥軍三千兩。　革刑部尚書李端棻職。發往新疆。　賞補四品京堂王照。時懷塔布許應騤等皆惡照甚。必欲得而甘心。而照已出走。乃逮捕其家屬。並查抄其家產。　開去三品卿銜黃遵憲出使日本差使。遵憲官湘臬時。督理學堂。開辦警察。凡湖南一切新政。尤賴其力。　飭張之洞裁撤湖南省城新設南學會保衛局。會中所有學約界說札記答問等書。一律銷燬。之洞性情詭譎無定。帝銳意改革時。贊助甚力。嘗保薦新黨數人。梁鼎芬楊銳。即其門人也。及政變。之洞乃電請太后重懲維新黨人。其善趨風勢如此。　革湖南巡撫陳寶箴及其子吏部主事陳三立。候補四品京堂江標。庶吉士熊希齡職。均永不敘用。寶箴在湘。慨然以湖南開化爲己任。銳意整頓。六月中。帝特詔褒美。三立與譚嗣同齊名。有兩公子之目。寶箴湘中治績。多其所贊畫。江標督學湖南時。提倡實學。開闢湖南全省風氣。希齡湘人。附和湖南新政。亦頗力。　申飭御史會章。會章滿人。見當時株連黨人太眾。抗疏諫。略稱外間浮言。頗有以誅戮悉屬漢人。遂疑朝廷有內滿外漢之意等語。太后命降諭嚴飭。謂會章妄以私意揣測。眾何所據而云然。總之有犯必懲。國家一秉大公。毫無成見也。　撤銷三品卿銜吳懋鼎徐建寅端方督理農工商務局差使。　革詹事府少詹事王錫蕃

工部員外郎李岳瑞刑部主事張元濟識均永不敘用。錫綸條陳新政極多。岳瑞嘗上書請變服制用客卿。元濟亦有疏請變官制。去拜跪。命各項考試仍用四書文試帖經文策問並停經濟特科。命禁止報館嚴拏主筆。廢農工商總局。禁止結會。嚴拏會員。會所房屋封禁入官。特簡榮祿為欽差大臣。所有提督宋慶所部毅軍。董福祥所部甘軍。聶士成所部武毅軍。候補侍郎袁世凱所部新建陸軍。及北洋各軍。均歸節制。九月。革內閣學士張百熙職。令留任。百熙曾督學廣東。以實學招士。全省移風。復設湖北廣東雲南三省巡撫。並河道總督缺。冬十月。派知府銜劉學詢員外郎銜慶寬游歷外洋內地。考察商務。為捕康有為也。然卒不獲。以重金購死士。時殺亦無效。奪前湖南巡撫吳大澂職。奪前協辦大學士翁同龢職。並交地方官嚴加管束。時太后憾同龢不已。遂以甲午之役主戰主和。及密保康有為罪。奪職管束。同龢黃冠草履。廬虞山先人之墓以居。日以文字自娛。道德文章。震耀一時。雖片紙隻字。得之者如獲拱璧。居六年卒。

十二月。革湖北巡撫曾鉌職。永不敘用。鉌新授鄂撫。上封事。請變通成例。疏入。侍講學士貽穀光祿寺少卿張仲炘。先後劾其擅請變法。莠言亂政。遂褫職。

二十五年。秋八月。太僕寺卿徐壽朋與朝鮮外部大臣在朝鮮都城訂立通商條約十五款。成冬十月。命大學士李鴻章為商務大臣。前往各埠考察商務。時因上年八月。南洋美洲日本等處商民。屢有電請聖安及歸政之事。聯署以萬數千計。特命鴻章前往各埠。宣布太后德意。及兩宮和好。勸諭民勿聽奸人煽惑。十一月。命李鴻章署理兩廣總督。太后以康黨在海外。氣勢日甚。患之。以華商多粵籍。乃使鴻章督粵。以從事於鎮壓。鴻章抵粵。捕繫海外義民三人家族。南海保

任南之祖母。時年九十餘。竟死於獄。有為祖墓亦悉被剷毀。 然賞購拏康有為梁啟超。時閩海外各埠。相率立保皇會。言者謂會中宗旨。保皇帝不保太后。疑為有為等所立。電各國駐使出示禁止。復懸重賞購拏有為啟超。啟超自日本遺書責鴻章。勿為后黨作刺客。畧謂使太后而與皇上一心也。則保皇上即所以保太后。保皇會而可禁也。則立保皇會者。必當賜爵。而立弑皇會者必當封侯。未言。竊計公他日之位。正不幸則為李斯之顯戮。曹爽之族誅。幸則如孔光之為莽三公。王祥之作晉太傅。而於公竟何利焉云云。逾年正月。命南洋閩浙廣東督撫懸賞十萬兩。購拏有為與啟超。如有購閱所發報章者。亦一體嚴拏懲辦。 十二月。立端郡王載漪之子溥儁為皇子。繼承穆宗毅皇帝為嗣。初。后黨諸臣。日慫恿太后廢立。是月二十四日。太后御儀鑾殿召對王公大臣。議選立新帝。意。諭擇於明年正月元旦舉行。因討論帝廢後封號。太后意仿明景泰帝降封王位例。（明英宗復辟。以太后詔諭廢景泰帝仍為郕王）大學士徐桐請封帝為昏德公。謂大金嘗以此封宋帝。太后意可。協辦孫家鼐力爭。太后大不懌曰。此予一家人會議。兼召漢大臣。不過為體面起見。此事予已告知皇帝。帝亦無言。因命諸大臣齊赴勤政殿候駕。須臾太后至。使李蓮英宣帝入殿。太后重述前意。帝唯唯。大學士榮祿袖出立儲諭旨呈閱。太后令即發下。當事未發表之先。太后慮劉坤一與南中紳商之反對。特召坤一來京。以解其南洋兵柄。而命鹿傳霖署理江督。使李鴻章出守廣東。分聶士誠董福祥宋慶袁世凱所部為武衛前後左右四軍。另募中軍萬人。俾歸榮祿統制。使載漪掌虎神營。事既外聞。於是上海紳商知府經元善等三千餘人。志士蔡元培黃炎培等及海外僑民數十萬。相繼電爭。以百數十次。朝命捕元善。元善走澳門。

而立嗣之詔下。稱溥儁為大阿哥。命尚書崇綺為師傅。徐桐默料。然廢立之謀。遂因此而開。

二十六年。春正月。張之洞奏。湖北稅釐鹽課各項。無可裁提。請每年由總督以下捐銀報效。奉旨嚴行申飭。　直隸滄州等境內張肖堂家陡沒口。　三月。京師浙江江蘇安徽同日地震。是月壬子卯初。天既明。雲密布。雷聲漸起。逾辰正。雲作緋紅色。俄轉黃。俄轉黑甚。室內昏暗。居人伸手不見掌。咸爇燭。巳初霹靂一聲。雨大至。天乃朗。未幾。拳亂作。賠款之巨。南北均受其苦。

拳匪之亂及庚子和約

德宗光緒二十六年。夏五月。因近畿一帶拳匪滋事。命協辦大學士剛毅順天府府尹趙舒翹馳赴良鄉涿州等處。查看情形。義和拳本名梅花拳。又稱金鐘罩。為白蓮教遺孽。蓋始於嘉慶時。十三年七月。有詔遠捕。其後黨日益多。洎光緒中葉。漸漏於山東之清平冠定陶等地。上年毓賢為山東巡撫。因沂州教案。由駐京各國公使訴諸政府。撤其任。憾之。是年二月。毓賢簡放山西巡撫。遂貽書剛毅。謂匪皆義民。且有神技可用。今國勢日衰。由於民志未伸。若再殺拳民。無異自翦羽翼也。端王載漪。因其子溥儁立為大阿哥。時諷各使入賀。不應。且有違言。憤甚。剛毅后黨。夙有憾於帝。遂仇及外人。故皆深信毓賢言。欲利用拳匪以快其私憤。地方官希旨。不敢言剿。匪勢愈猖。及袁世凱代毓賢為東撫。一意主剿。撲滅十餘巨股。東省寧謐。餘黨流入直隸。總督裕祿聽其蔓延。於是公倡邪說。誘召鄉愚。其法以降神為主。言神附其體。即精武藝。不畏槍礮。每有人入壇。有所謂大師兄者為之焚符誦咒。而老祖師宣揚其神訓。所奉其神曰洪鈞老祖。黎山聖母。其宗旨以扶清滅洋為名。凡洋人及教民。與為洋人服役。通洋語。用洋貨者。分別等差。有十毛之目。一落其手。必殺無赦。遂借此弄刀跳躍。剽殺焚掠。又有紅燈照者。皆女子。與之相輔而行。當匪在淶水戕殺督標副將楊福。又燬蘆漢鐵路。京津鐵路電桿。京津至張家口電線。焚殺教民數百處。裕祿不為究辦。且延匪目入見。待如上賓。鄉里無賴棍徒。聚千百人。持義和拳三字名帖。即可自入衙署。與總督分庭抗禮。匪中頭目。如曹福田張德成輩。以禮文霸之王德成等。裕祿且公彙其名入奏

報。加以攷語為錄用地步。政府亦優容之。及聞外人有責言。且將調兵入京。始命剛毅與舒翹前往查看。而諭旨仍以良莠雜出。及拳民中多有游勇會匪溷跡其間為詞。蓋終不以拳民為作亂之匪徒也。剛毅至涿州。拳匪勸令跪香。語多欺罔。剛毅令舒翹隨同禮拜。舒翹心知其妄。默以剛毅故。不敢立異。回京覆命。言天降義和拳以滅洋人。請太后收集拳民為團練。即以端王統之。總管太監李蓮英亦贊成其說。太后信之。密令招集入京。召見大師兄曹福田。獎其義勇。兩宮由西苑遷入大內。自識秀門至西華門沿路排列拳民護衛。太后賞銀二千兩。慰勞有加。於是親貴爭相信從。設壇建醮。壇場殆徧。香煙滿城。結為黑霧。王公府第。大公主邸。榮壽公主為恭王奕訢女。太后撫為己女。即在安定門大街大佛寺後身。皆招拳匪各數百人入居之。謂之保護滿漢各營。卒亦居大半。都中數萬來去如蝗。大局遂不可收拾矣。 命端郡王載漪管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禮部尚書啟秀。工部左侍郎溥興。內閣學士那桐均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上行走。載漪嘗言若使彼掌總署與外人交涉。必無困難之事發生。那桐上封事。請政府速向各國宣戰。勿待其援軍之至。啟秀預擬宣戰諭旨。呈請蓋璽。太后時雖持重未就。而心善諸人所為。皆特派入總署。 甘肅提督董福祥入衛。至京。福祥本降匪。所部甘勇亦匪黨無紀律。既入京城。與匪合力攻燬教堂焚掠街市。大勢蔓延之地。由大柵欄珠寶市糧食店煤市街煤市橋觀音寺楊梅竹斜街廊房頭條胡同二條胡同西河沿。延及前門外層城樓東西荷包巷前門橋西及大街西一帶四千餘家同歸於燼。翌日焚西單牌樓講書堂。延燒千餘家。東城一帶洋貨鋪被匪縱火。又延燒四千餘家。火延城闕。煙燄三日不絕。 甘軍戕日本使館書記官杉山彬於永定門外。時各國公

使皆自危。俄使致書政府。言他國將借亂事圖不利於中國。俄與中國親睦二百餘年。義當告總署。匯不上聞。俄使請入見。亦不許。至是各國派兵入衛。日本兵將入京。杉山彬至車站迎候。方出永定門。即為董福祥之兵所戕。且裂其屍於道。 召巡閱長江水師大臣李秉衡來京。秉衡前以教案罷職。命至奉天查辦事件。又命巡閱水師。至是命帶兵入京。行至景州。所部道員陳澤霖助匪攻燬村落數處。抵京。太后召見寧壽宮。語移日。秉衡力主戰。且言義民可用。當以兵法部勒之。並主張攻使館。由翰林院安置地雷轟入。使董福祥如其計行。翰林院被焚。而使館仍無恙。 太后兩次御殿。召對羣臣。是日直督裕祿奏報洋人力索大沽礮臺。請政府即與宣戰。太后怒甚。立即出儀鸞殿。召軍機會議。載漪啟秀那桐復進呈外交團照會一件。內言請太后歸政。廢大阿哥。並許聯軍入京。（後榮祿查出為載漪命軍機章京連文沖偽造）太后聞之益怒。曰。彼族竟敢干預我家事。此能忍。孰不能忍。外人無禮至此。予誓必報之。載漪因請攻使館。大學士榮祿諫曰。兵交使在其間。圍攻使館之舉。决不可行。若如端王等所主張。則宗廟社稷危矣。且即殺數使臣。亦不足以顯揚國威。太后叱之出。復徧詢諸臣。皆主張决裂。太后入宮稍息。復御勤政殿。召見王公軍機六部九卿科道內務府大臣各旗都統。宣帝至。太后厲聲曰。皇帝自己承認不克執掌政權。宜外人所能干預。今各使之照會。陵辱中國主權實甚矣。又語諸漢大臣。當同心協力。以報國家。又言咸豐十年英法聯軍出京時。設有一得力之軍隊截而殺之。即可轉敗為勝。但至今日。予等報復時期至矣。並問帝意如何。帝遲疑久之。乃請太后聽榮祿之言。勿攻使館。護送各使至津。刑部尚書趙舒翹請明發上諭。滅除內地洋人。以絕外人間諜。吏部左侍郎許景澄進曰。中外締約數十年。

民教相攻之事。無歲無之。然不過賠款而已。惟攻殺外國使臣。必召兵端。備各國協而謀我。何以禦之。太常寺卿袁昶曰。臣在總署供差有年。見外人皆和平講理。不信有請太后歸政之照會。據臣愚見。各國必不致干涉中國內政。載漪大怒。斥昶為漢奸。太后命昶退。顧問戶部尚書立山。對曰。拳匪烏合。其術多不驗。載漪憤然曰。用其心耳。奚問術乎。立山必與夷通。乃敢廷辯。內閣學士聯元曰。倘使臣不保。他日聯軍入城。恐有玉石俱焚之禍。載漪怒斥之曰。聯元方自使館來。懷貳心。罪當誅。太后亦怒。命立斬聯元。左右力救之而止。自是無敢進言者。太后即命軍機宣布開戰之諭。傳達各省。又言當先致祭太廟。派載勛載瀾為團練大臣。又限各使當夕離京。即着榮祿護送往津。既又諭各使照常安居。諸臣既退。載漪載瀾獨留。載瀾告太后曰。臣觀義和團練習時。忽見玉皇降臨。稱獎拳民之忠勇。太后亦謂唐武后當國時。玉皇亦曾降臨云　英俄德法美意與日本八國聯軍。攻大沽礮臺。據之。時政府既助匪仇洋。英提督西摩爾統各國兵入京。至楊村被阻折回。北京使館被圍。天津兵匪亦攻租界。西摩爾函請於天津總兵羅榮光。讓出南北礮臺。由聯軍代守。榮光不允。遂開戰。相持竟日。卒至不守　召各省兵入援。徵集勤王軍之命下。鹿傳霖錫良等遂應之。而南方督撫皆不奉詔。江督劉坤一疏言。苟禦外侮。則臣當立即帶兵北上。若屠戮使館中孤立之數洋人。則不願以堂堂中國之兵隊而為此等舉動也。疏入。諭旨言南北相倚不可歧貳。又引左傳脣亡齒寒以為言。東撫袁世凱亦極言朝廷縱亂民至舉國以聽之。譬若奉驕子。禍不忍言矣　召兩廣總督李鴻章來京。鴻章不即行。但疏懇救護使館。請無信邪術以保國。諭旨責其不應作一面語。同時由袁世凱轉到福建將軍善聯總督許應騤等。請保衛使臣各

指斥。亦奉嚴旨。有曰前已降旨。和之一字。萬不可存於胸中。倘該將軍等誤會朝旨。海疆萬一有失。惟各將軍等是問云。　德國駐京公使克林德被戕。先曰。載漪等函約克使赴總署會議。是晨克使行至東單牌樓。為載漪所統神虎營兵滿人安海所鎗殺。先是政府出示懸賞殺一洋人者賞銀五十兩。殺一女洋人者。賞銀四十兩。殺一洋孩者。賞銀三十兩。亂兵希賞。致有此變。載漪當令以克使首級梟示東安門。因袁昶力爭而止。棺殮之。　下詔與各國宣戰。自是匪燄益熾。首禍諸人。時為憧突。九卿科道。紛紛條陳攻館之策。尚書啟秀言五台僧普濟有神兵十萬。請召普濟。會職逆夷。知府曾廉。編修王龍文。請用決水灌城之法。引玉泉山水灌館。必盡淹斃之。學士彭青棻。御史劉家模請招義民所到。按戶搜殺。以絕亂源。御史彭述。謂義和拳咒礮不燃。其御至神。無畏夷兵。徐道焜言洪鈞老祖。已命五龍守海口。夷船當盡沈。陳嘉言云。得關壯繆帛書。言夷當自滅。編修蕭榮爵。言夷狄無君父二千餘年。天將假手義民盡滅之。時不可失。郎中左紹佐請戮郭嵩燾丁日昌之屍。以謝天下。主事萬秉鑑謂曾國藩辦天津教案所殺十六人。請議卹。時上書言神怪似此者。以百數。廷臣附和既眾。載漪遂令拳匪燒順治門法國教堂。甘勇縱火翰林院。冀以延燒使館。太后皆立宮中高石之上觀之。甘勇嘗獲一洋人。獻莊邸。刑訊至三小時之久。呼籲之聲。慘不忍聞。訊畢殺之。太后命賞此甘勇五百金。較之賞格所附加至十倍矣。復逮獲教民九百。皆於黎明時。在莊邸外行刑。承審者為理藩院侍郎胎穀。總署行走英年。桂春備極殘酷。而以英年為尤甚。時人擬之為劊子手。又謚之為屠伯。　命各省招集義和團助戰。於是東北一帶文武大吏。奉令惟謹。幾於全體一致。　山西巡撫毓賢奏報。誘殺晉省洋人悉盡。優詔嘉獎。毓賢疏

稱已計誘山西省洋人盡數擒獲。均在撫署處決。無漏網者。懿旨獎其備至。榮祿諫曰。殺戮及於婦孺。何足以揚國威。恐為全球所笑。且於老佛（滿人對於太后之尊稱）仁慈之名譽亦有損。太后微哂之曰。汝言誠是。但洋人迫我歸政。我不得不以此報之。此時彼族如魚游釜中。當已認明究竟孰為中國真主人翁也。　命莊親王載勛為步軍統領。時因新派步軍統領崇禮緝捕洋人教民不力。改派載勛。　命載勛剛毅統率義和團。並派左右翼總兵英年載瀾會同辦理。當拳匪初攻使館時。皆謂旦夕間便可剿除。董福祥且詭以使館見燬入告。乃事閱二十餘日。洋兵死者無幾。而匪徒骸骼。徧於東交民巷口。於是載漪奏言。拳民十數萬。首領太多。號令歧出。請派大臣調度。故有是命。　兩江總督劉坤一與各國駐滬領事訂立東南保護約款九條。成時有派義和團南下各省教練兵勇習拳及進兵攻擊上海消息。外人置戍重兵於租界。多方設備。坤一恐東南再起兵釁。全局益形糜爛。遂不奉中央命令。聯絡鄂督張之洞。派上海道余聯沅與各國領事議訂東南保護約款九條。沿江各省。賴此以安。其文曰。一、上海道余。現奉南洋大臣劉。兩湖督憲張。面示與各國領事官會商辦法。上海租界歸各國公同保護。長江及蘇杭內地均歸各督撫保護。兩不相擾。以保全中外商民生命財產為主。二、上海租界公同保護章程。已另立條款。三、長江及蘇杭內地各國商民教士產業。均歸南洋大臣劉。兩湖督憲張。允認切實保護。並移知各省督撫。及嚴飭各該文武官員一體認真保護。現已出示禁止謠言。嚴拿匪徒。四、長江內地中國兵力。已足使地方安靜。各江岸已有各國兵輪者。仍照常停泊。惟須約束水手人等不可登岸。五、各國以後如不待中國督撫商允。竟至多派兵輪駛入長江等處。以致百姓懷疑。藉端啟衅。燬壞洋商

教士人命及業產務中國不認賠償云云吳淞及長江各礮臺各國兵輪切不可近臺停泊及緊對礮臺之處兵輪水手亦不可在礮臺附近地方操練彼此免致誤犯七上海製造局火藥局一帶各國允兵輪勿往游弋駐泊及派洋兵巡捕前往以期各不相擾此局軍火專為防剿長江內地土匪保護中外商民之用設有督撫提用各國毋庸驚疑八內地如有各國洋教士及游歷各洋人遇偏僻未經設防地方切勿冒險前往九凡租界內一切設法防護之事均須安靜辦理切勿張皇以搖人心。

下諭停止圍攻各國使館先是一日大阿哥呼帝為鬼子徒弟帝泣訴於太后嚴責之載漪情甚窘晨率同載勛載濂載瀾帶領拳匪約六十人入宮口稱尋找二毛子至寧壽宮門大聲呼噪請皇帝出宮羣呼殺洋鬼子徒弟殺洋鬼子朋友太后方起聞聲趨出立階上詬王公及匪聚於階下聲洶洶太后大怒叱載漪等出斬匪首一名於外宮門又以董福祥面劾榮祿不允借用大礮攻使館詆之為漢奸太后益怒知載漪福祥皆荒謬不可恃乃下諭停攻使館並命榮祿赴各使館商議和局閱三小時裕祿自天津電奏至報大捷言洋人攻天津死者甚衆並擊沉其兵輪二艘天津洋人剿滅幾盡於是太后之宗旨又一變復命加功攻使矣

六月天津失守自五月中旬後天津拳匪焚教堂殺教民總督裕祿恃拳匪頭目及紅燈照首領為護符使其禦洋兵遂兵匪聯合與租界洋兵相攻及聯軍攻據大沽後援兵大集乃大舉攻津提督聶士成初駐軍城南海光寺後連日力戰奪據跑馬廠八里臺及小營門礮臺聯軍襲八里臺士成回救敵人以綠氣礮進擊不能敵士成陣歿天津遂陷綠氣礮者貫毒於炸彈中迸裂時觸其氣立死為文明戰爭所禁用敵人以野蠻況拳匪故一試之士成先以剿匪落垡獲械百餘人被

嚴旨申斥至是聯軍蜂至於前拳匪束之於後進退維谷遂及於難而朝旨反責其講求洋務多年乃竟不堪一試言之殊堪痛恨云　命提督宋慶馬玉崑總督裕祿收復天津天津敗報至京榮祿入見太后言若北京有失將若何太后引賈誼之言建三表設五餌云云三表以信諭以愛諭以好諭也五餌文繡以壞其目美食以壞其口聲樂以壞其耳高堂邃宇以壞其腹隆禮厚愛以壞其心也且自詡其外交之手段足以對付外人至是見聯軍進偪命宋慶等竭力堵禦　命李鴻章調補直隸總督並命其借坐俄國信船由海道北上鴻章屢電言不能速行且謂太后非政府政策決不北上　秋七月殺吏部侍郎許景澄太常寺卿袁昶景澄昶三上疏請剿拳匪懲禍首載漪剛毅深惡之及李秉衡至京奏言捕獲信差搜出景澄通夷信據又太后前寄各省密諭命其但遇洋人即殺勿使漏網近聞陝西署撫臣端方河南撫臣裕長及蒙古各處所奉諭旨凡即殺字皆係保護字今查出為袁昶許景澄所竄改太后大怒曰二人膽敢擅改諭旨此何異趙高之所為命車裂以徇大學士王文韶力諫始改命立斬又傳諭殺前侍郎張蔭桓於新疆戍所昶臨刑曰予惟望不久重見天日消滅僭妄監斬官載瀾怒斥之昶厲聲曰予死而無罪汝輩狂悖亂國罪乃當死予名將長留於天壤受世人之愛敬迴顧景澄曰人死如歸家耳其擅為戮瀾徑前擊之行刑者立下其刃景澄監刑者為刑部侍郎徐承煜　命榮祿派兵護送各國公使往天津時術與兩使館及道勝銀行皆被燬各國兵及教民堅守英日等館李鴻章劉坤一及駐外各使臣屢請保護外使及洋人言保護各國使臣正所以自保使臣保護在華洋人正所以保護在洋華民不報至是始下令停止攻館命榮祿派兵護使往津以阻聯軍前進並饋使館以西

瓜酒蔬果冰果等物。先是數日前，載漪令啟秀函約各使至總署會議，勿帶衛隊，欲於其離館而要殺之於途也。乃一面致函要請，一面又數往攻擊。至是，護送命下，各使皆不敢應。按李鴻章為全權大臣，命電商各國先行停戰，又電令駐俄英日本等國使臣楊儒、羅豐祿、李盛鐸分遞國書，求三國調停戰事。益泐軍機之議，以為此乘時取勝之舉，欲列強猜忌離異也。各國政府閱此電文，皆莫名其詭。鴻章復奏請立將妖人正法，罷黜信任邪匪之大臣，安送外國公使至聯軍大營，則臣當力疾冒暑就行。又言接請寄諭，似太后仍無誠信議和之意，朝政仍在跋扈奸臣之手，猶信拳匪為忠義之民。臣無一兵一餉，若冒昧北上，唯死於亂兵妖民，而於國事無補益也。楊村失守，裕祿死之。聯軍既據天津，屢得北京使館乞援之信，遂大舉分路進攻。馬玉崑、宋慶、裕祿禦之北倉、蔡村、楊村，皆敗退。裕祿逃匿一棺材店，既而用手鎗自殺。潰兵四散搶劫，通州、張家灣等處一空。授李秉衡為欽差大臣，前往河西塢（俗呼河西務）視師。秉衡在太后前毅然自任督師，並力言宗廟社稷，決不至再受恥辱。乃命總統前敵，提督張春發、萬本華、夏辛酉，按察使陳澤霖四軍。秉衡請拳匪三千人以從，親拜其大師兄，各持引魂旛、混天大旗、雷火扇、陰陽瓶、九連環、如意鉤、火牌、飛劍，擁秉衡以行，謂之八寶法物。至河西塢，收集軍隊。及戰，春發、本華、辛酉皆敗績，死者十之五六，潞水為之不流。澤霖自武清移營，聞敗聲，全軍悉潰。秉衡走通州。載漪猶命董福祥合拳匪加功攻使館，武衛軍、虎神營、神機營諸軍皆憤，誓必破之，以雪憤。殺兵部尚書徐用儀、戶部尚書立山、內閣學士聯元。時聯軍已偪通州，而首禍諸臣凶燄猶熾，凡所欲殺，太后無不從之。用儀前官軍機時，嘗劾大學士徐桐，徐桐憾之。前溥儁立為大阿哥，載漪以用儀有不贊

成語亦忿之。至是禍作。時年七十九。臨刑無怨詞。但曰彼僭妄者。豈能久存。予死於洋人未入京之前。乃所願也。立山前與載瀾爭妓綠柔有隙。及是遂傾之。以執謂其廣宅隣於法國教堂。有挖地道接濟洋人食物事。聯元嘗上疏。請停攻使館。戶部尚書崇綺責之。聯元拂衣行。遂謂其與袁昶同黨。及赴市。忽見大師兄紅衣冠由宣武門出。怒馬疾馳。騎後拖一巨物。至刑所始知為立山。縛手足繫諸馬蹄。面目已毀敗矣。時載瀾疏言通敵諸臣。尚有大學士王文韶戶部尚書廖壽恆。請並除之。以清朝列。太后許之。會聯軍入京而罷。　李秉衡兵潰於馬頭。死之。聯軍進據通州。秉衡督軍規取河西塢。至武清縣馬頭地方。遇敵。張春發等軍均不願戰。相率退去。秉衡仰藥以死。通州既陷。榮祿入告。君臣相對泣。太后始欲奔熱河。大阿哥請預行。留帝在京與其朋友外國人講和。太后言出走不如殉國。令帝殉之。榮祿力諫。並請太后留京。降諭將載漪等斬首以謝外人。時太后仍希望拳民法術可救北京。故仍猛攻使館。是日召見榮祿八次。載漪五次。軍機五次。皆默對無一言。　聯軍入京。太后挈帝出奔宣化。京師兵匪力攻使館五十餘日。猶未下。而聯軍已至。董福祥迎戰於廣渠門外。敗績。縱兵大掠而西。輜重相屬於道。俄日軍遂由東直齊化二門先入。英兵亦由水門入使館。遂佔平陽永定兩門。是日黎明。太后扮鄉間農婦。服藍夏布衫。梳漢式頭。令帝后服藍布衣褂。將出奔。傳令妃嬪不許隨行。珍妃入言於太后。請帝應留京以鎮人心。太后不答。但厲聲命李蓮英推妃於寧壽宮外之大井中。帝目視其寵妃之死而不能救。悲憤之極。至於戰慄。太后挈帝后徒步出宮北門。乘騾車行。至朝陽門。向日本軍懸止戰旗。斷城而出。從行者。大阿哥溥儁。慶親王奕劻。喀爾喀親王那彥圖。端郡王載漪。莊親王載勳。貝勒載瀾。載

瀅、貝子載積、輔國公載瀾、鎮國將軍載浙、溥僴、溥賢、溥靜、剛毅、那桐、趙舒翹、英年、吳汝梅、及各部堂官十二人。小軍機三人。馬玉崑之兵千人。及神機虎神營以使館無功之旗兵數百。恭至貫市。太后及帝。不食已一日矣。睡火炕無被褥故也。沿途居民舖戶。皆被潰兵搶刦一空。及駐蹕時。萬騎千乘。強買強取。更不堪屬目。駕過後。雁有孑遺焉。三日至懷來縣。又四日至宣化府。將軍延茂、祭酒王懿榮、熙元、侍讀寶豐、崇壽、恩富、壽富等。皆於京城破時死之。徐桐亦自縊。克勤郡王晉祺為洋兵所迫。日負死屍。尚書懷塔布為使館拘禁。至被鞭笞。大學士榮祿、尚書崇綺遁至保定。崇綺即自殺。下詔罪己。並宣布將巡太原。命部院堂官分班速赴行在。又命各督撫整頓邊防。力固疆圉。八月。太后挈帝至山西大同府。太后一路神色安舒。過雁門關。命暫停。曰。觀此風景。不禁思及熱河。又語帝曰。此次出京。得觀世界。亦頗樂也。帝曰。人心當喜樂時。自然如此。俄聞聯軍入宮。掠取財寶。大后甚躁怒。從者皆股栗。命奕劻回京。會同李鴻章商辦一切事宜。添派劉坤一、張之洞會同商辦和議。旋因李鴻章請派榮祿會同辦理。太后允之。並准其便宜行事。復因各國不願接待。榮祿遂赴西安行在。俄兵佔齊齊哈爾。黑龍江將軍壽山死之。初。六月中。海蘭泡俄兵假道齊齊哈爾至哈爾濱保護鐵路。壽山拒之。俄兵遂與瑷琿副都統鳳翔開戰。鳳翔陣歿。瑷琿失守。七月。俄兵佔大北嶺。是月。至齊齊哈爾。壽山自殺。拳亂初作時。東三省紛紛應之。壽山幕友工部郎中王煥。請力禁。壽山大怒。逐煥出署。旋使人追之。途殺之。至是未逾月。壽山亦敗死。太后挈帝至太原府。駐蹕撫署。語毓賢曰。今山西境內無洋人。汝之力也。但聯軍索汝甚急。予戍將汝革職。以掩外人耳目。對曰。臣剿殺洋人時。已預備革職治罪矣。太后隨親往毓賢戕害

洋人之處。並詳詢辦理始末。尋命毓賢開缺。以湖南布政使錫良代之。時錫良以勤王至行在也。
命於陝西省城酌備駐蹕之所。李鴻章奏陳各國之意。廣請迴鑾。不允。及聞聯軍欲派一師至
山西。乃召對羣臣。討論應否回京。及在南方。或中央。或陝西遷都問題。榮祿王文韶鹿傳霖力請
回京。時張之洞有摺至行在。請駕幸湖北之當陽。言地處中央。形勢絕佳。又地名亦吉。可為重興
之兆。蓋天子恒當陽也。太后則謂長安為古帝王都。山川四塞。具據上游。都陝便。飭著撫端方即
為預備一切。蓋入鹿傳霖之言。以長安險固。僻在西陲。外兵不易至也。　閏月。德治樂容集匯諸臣。
聯軍於和議未開時。先索懲辦主持拳黨之人。德使亦稱德皇訓條。非交出四凶。不准停戰。四凶。端
一。董二。莊。次及剛毅也。至是。諭將莊親王載勛。怡親王溥靜。貝勒載濂。載瀅。革去爵職。端郡王載
漪撤去一切差使。交宗人府嚴議。輔國公載瀾。左都御史英年。交該衙門嚴議。大學士剛毅。刑部
尚書趙舒翹。交都察院吏部議處。　優卹德國公使克林德。日本書記官杉山彬。李鴻章劉坤一
張之洞袁世凱合疏。稱。廣門英領事電告將軍善聯。謂宜趁德國兵隊未全到華。先降特旨優卹
克使。新德使亦語鐵路大臣盛宣懷。惟有光緒皇帝親自電致德國皇帝。將使臣克林德被害切
實悔惜。優加禮卹。至是。諭令賜祭一壇。其柩回抵德國。再賜祭一壇。杉山彬卹禮亦如之。　俄兵
佔營口及遼陽。旋入盛京。將軍增祺遁至義州。時吉林亦為俄據。東三省全失。　聯軍佔山海關
聯軍佔北塘礮臺。　授奕劻為全權大臣。會同李鴻章妥商和議。劉坤一張之洞會商辦理
聯軍至保定。殺布政使廷雍等。初。廷雍信奉拳匪甚加戕其契殺西醫及教民數十。至是。英提督
賈爾斯率兵至保定。廷雍所部擁遣十營。不敢出禦。賈爾斯入城。執廷雍及城守尉奎恒參將王

占踞以去。尋皆銷毀之。　聯軍入永平。執知府重熯。重熯故戕拳匪戕害俄人多名。至是。俄軍執重熯及都司錫光把總賈桂。一送旅順訊問。由奕劻等嬿請於俄使。尋釋歸。　聯軍分兵往易州封閉皇陵。並派兵看守。又分兵往東陵。　太后挈帝至潼關。自太原啟鑾。行至聞喜縣侯馬地方。剛毅病殁。剛毅目不識丁。皋陶之陶字。讀本音。獄囚瘐斃之瘐字。輒改為瘦字。追奔逐北之北字。誤為比字。上年冬。嘗謂沈鵬奏請誅三凶。有曰。率天下而亂皇上者剛毅也。原疏為翰林院堂官所刪削。遂摘我報論。旋掌院執別詞臣參鵬喪心病狂。自甘悖謬。鵬革職。永遠監禁。而綜其生平誤國殃民之罪。則以搜括東南民財及醞釀拳亂兩大端為最。至是知聯軍索之。憂懼嘔血死。太后甚惋惜之。　九月。太后挈帝至西安。駐蹕撫署。行在諸事草創。惟日夕演戲。如在北京時。　加重懲治縱庇拳匪諸臣。奕劻等電行在。略稱各使僉指端王罪魁。剛毅趙舒翹亦釀禍首惡。要求嚴辦。前德皇已明言執政王大臣並各省大小臣工均應論死罪。始足以折服各國之心。聞德統帥瓦德西（一作華德司）仍令聯軍往攻保定。難保不意存進逼。必欲得禍首而甘心。此時能自行懲辦。當可止其西犯。至是。命載漪革爵。與載勛溥靜載瀅同交宗人府圈禁。載濂革爵。載瀾英年降調。趙舒翹革職留任。毓賢革職。發極邊充當苦差。　冬十月。命甘肅提督董福祥革職留任。帶兵馳回甘肅扼要設防。時聯軍堅索治福祥罪。太后因其帶兵。未敢加罪。僅命還甘肅原籍。十二月。允奕劻李鴻章電奏和議大綱十二條。一、戕害德使一事。由中國派親王專使至德代表皇帝慚悔之意。並於被害處樹立銘德之碑。二、嚴懲肇禍諸人。（斬決賜死永禁及永不起用凡百餘人）及照雪上年力駁殊悖諸國義法極惡之罪被害各員。（許景澄等）其戕害陵虐各國人民

之各城鎮五年內不得舉行文武各攷試三、戕害日本書記生事中國必須用優榮之典以謝日本政府四、污瀆發掘各國人民墳墓之處建立碣碑(當付各費銀兩京師一帶每處一萬兩外省每處五千兩)五、軍火及專為製造軍火之材料不准運入中國(自本年七月初四日起禁止進口二年)六、中國允賠補各國人及為外國執事之中國人身家財產所受公私各虧(共海關銀四百五十兆兩)七、各國常駐兵隊護衛使館(中國民人概不准在界內居住)八、京師至海濱須留出往來暢行通道大沽等礮臺一律削平九、由各國駐兵留守通道(係黃村郎坊楊村天津軍糧城塘沽蘆台唐山灤州昌黎秦皇島山海關)十、張貼永禁軍民人等仇視諸國之諭旨(究兩年之久在各府廳州縣張貼永禁仇視諸國各會之諭旨)十二、改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並各國駐使覲見皇帝禮節。未言以上各款若非中國國家允從足適各國之意難許有撤退京畿一帶駐紮兵隊之望約成奕劻等據以入告且奏言各國詞意決絕不容辯論宗社陵寢均在他人掌握存亡之機間不容髮請速決疏入太后猶欲減輕載漪諸人罪並不認啟秀徐承煜為有罪又大不滿意徐用儀五人之昭雪而張之洞復上封事於各條款著著辯難太后信之仍命奕劻等設法磋商尋復奏言俄外部維持甚苦駐使楊儒謂若不成開各國有開春戰奏運動或另立政府之謀(時外人有擁戴李鴻章或袁世凱之議)恐禍致莫測至張之洞所駁各節皆屬無理取鬧不料張恃在外多年稍有閱歷仍是二十年在京書生之習蓋局外論事易也至是始照允

自立軍之失敗

德宗光緒二十六年秋七月秦鼎彝起兵於安徽之大通不克走日本鼎彝湖南長沙人一名鼎又名傑上年秋東渡日本游學是年二月返滬時康有為等在日本以保皇會名義募集海外華僑巨款使瀏陽唐才常在滬招集同志為內應將謀大舉一時聲勢頗足動湘鄂林圭亦因漢上之衆以應之鼎彝乃自滬至皖之大通運動水師弁兵共圖起事並與皖撫衛隊營幫帶孫道毅深相結納密輸軍火予之以為響應計方與漢上約期並發為大通釐中局委員許鼎霖偵悉告密巡撫王之春下令戒嚴鼎彝見事洩倉猝發難督率水師佔領鹽局局員錢綬甫逃防營管帶蕭鎮江守中立之春聞警派營官邱瑞銘率所部至通捍禦並令蕪湖防營統領李本欽就近率大隊來進以助軍勢鼎彝揮兵搏鬬甚力卒以兵單寡敗績餘衆四散鼎彝僅以身免仍走日本

汪鎔謀起事於湖南事洩自殺鎔安徽人幼從父宦游湖南自德據膠澳感於外患日亟粗設白話報於蘇北以開通民智自任未幾政變剏七被殺者六人株連甚衆鎔憤然曰康某日言變法為清廷效忠尚不見容於滿人橫遭誅戮天下事尚可為乎因鼓吹益力及是年五月拳匪亂作聯軍列強大局益危時唐才常謀破壞於滬上林圭等謀舉事於漢皐鎔亟思結合湖南會黨以為發難地大會湘省志士於定王臺以掣於經濟之缺乏不能大有所設施復赴漢約師期時主南路者為清泉楊暨主西路者為武陵何來保均謀響應未幾大通失敗湘撫俞廉三迎合督臣張之洞意旨大索黨人鎔兄鑑以縣佐候補長沙熱中干進乃告密於劣紳王先謙民與鎔有連

者。志雖列無遺。先隸上之康三。乃緹騎四出。鎔方自漢歸。聞被捕。姑知為兄所賣。仰藥死之。復逮其次兄璜。下之獄。鑑敘功。得保知縣。

唐才常謀起兵於湖北之漢口。事發被殺。先是長沙畢永年。幼讀衡陽王氏遺書。慨然具種族思想。弱冠後。即結納湘中會黨。以為異日利用地。瀏陽譚嗣同深敬其人。因與締交。政變之前數日。永年至北京。觀察政局。遣康有為語不合。乃為書抵嗣同。歷陳利害。勸之行。嗣同不果。永年遂東渡。嗣同卒及於禍。永年至日本。晤廣東香山孫文。日本人宮崎寅藏與語。皆大合。旋偕日人平山周回華。運動出入湘省者凡三次。偕各會黨首領赴香港組織興中會。自湘鄂至長江一帶。兩粵閩浙間。皆為所鼓動。方謀剋期大舉。以乏餉械。故遷延未發。時有為得保皇會款。才常欲因其資。聯絡嗣同舊部師襄等。赴難南方。為嗣同復仇。方別有所組織。永年亦才常友。因往說之。以勤王光復相與辯論。一日夜。卒以宗旨不合。永年慟哭而去。棄為僧。居粵之普陀。所部遂歸於才常。宏布長江上下游。窺武漢。欲因而襲取之。為根據地。才常復組織正氣會於上海。以為機關。尋易會名為自立。開國會於張園。志士至者數千。公推香山容閎為會長。福建侯官嚴復為副會長。才常為總幹事。林圭及長沙沈蓋皆幹事。圭。湘陰人。為才常弟子。而亦永年摯友也。初游學日本。上年冬返國。偕行者。慈利李炳寰。田邦璿。武陵蔡鍾浩。長沙秦鼎彝。及才常之弟才中共五人。建議欲著手於湖南之運動。擧一日本人。擬建立學校。或報館。譯書局。皆設自立會機關部。不果行。圭乃至漢口。設自立國會。散放富有票。起自立軍。分地段以設旅館。為會友及其他黨徒往來寄宿之區。而東南獨立之基礎。以立其旅館在漢口者曰賓賢公。襄陽曰展賢公。沙市曰制賢公。荊州曰集賢公。岳州曰益賢公。長沙曰招賢公。刊布會章。稱新造

自立之國其規條有不認滿洲為國家及本國會深懷危亡等語分立五軍以大通為前軍推吳統之安慶為後軍推邦瓚統之常德為左軍龍陽陳猶龍統之新堤為右軍蓋統之漢口為中軍主自統之而推才常為督辦分遣增募兵勇數十營上游則界四川之宜昌下游則界江西之武穴南則界湘之瀏州北則界漢之襄陽隨州棗陽應山麻城中路則沔陽新堤沙洋嘉魚蒲圻崇陽監利皆其勢力範圍所及諸事粗定值北方拳亂乍作主思利用此時機而起從才常於上海才常至漢定期是月十五日大舉以部署未竣緩之而長江防範嚴軍耗不能達大通至期而大通已舉事以後路不及響應無援而潰從慶遷期而二十五而二十九至是事敗時二十七夜也才常主炳寰邦瓚及長沙瞿河清向聯陞沅陵王天曙湖北潛江傅慈祥廣東香山黎科黃自福福建淳浦鄭保晟直隸宛平蔡成煜同繫者十三人翌日又捕獲七人皆見害方才常之在漢也嘗籍日本人為通殷勤於鄂督張之洞諷以自立軍將擁之舉兩湖宣言獨立之洞先領之故當自立軍之厚集兵力時時過江點兵又大通前軍之敗距是時已十餘日之洞固皆熟聞之而不予發覺狀卒狐疑莫能自定才常以之洞無復可望乃示絕於之洞而揚言於外人曰俄張之洞奉滿廷之偽諭以排外（是年五月聯軍攻大沽之洞電奏北京言臣應不帶兵北上禦敵恭候朝命後為江督劉坤一阻止）吾必先殺張之洞以自任保護外人之事語浸聞於之洞繼又偵知才常等之所為與己絕反對且將布告在漢各國領事據武昌獨立之洞乃突發而捕之才常題詩獄壁中有膽好頭顱酬故友無真面目見羣魔之句主為人沉鷙有條理主持軍中一切交通之力甚大而其謀國之忠歷境之艱尤為同人中之傑出者炳寰志趣弘偉文思敏贍從主治軍書還

事敗黃翩翩計空才也邦瑞魄力尤雄學識絕流俗自安慶計畫失敗退至漢口遺詩數章讀之皆凛凛有生氣慈祥科倡流成烈四人乃留學日本陸軍學生時以暑假歸與謀不數日而及於難永年宗旨主急進而多方略與人交開誠布公故羣賢樂為之用漢事未起以前一夫倡議舉國同聲皆永年一人十餘年前奔走呼號之力也自是湖北殺人無虛日以護軍營一百人駐漢口鐵政局形跡之稍涉嫌疑者皆不免約死百餘人湖南數亦稱是益湘撫俞廉三承之洞旨任用考升劉俊棠楊明遠蔡海門考員王祖陰等要功訓利恣意搜索同時兩湖聯撥具在湖南死事之最著稱者汪鎔鈴為唐才中蔡鍾浩何來保方成祥徐濤姚小岑李生芝汪楚珍李炳寰徐民俠保南易綰林李唐順與海樵仇長庚李和沖沈竹亭及吳恭李漢臣聯斃死者亦百餘人推楊篤走免才中自其兄才常被逮於漢口以賊於難奔新堤旋入湘以集軍遂及於難鍾浩治事機密始從才常部署於漢上事敗返武陵方有所謀畫然被逮不屈被執於辰州檻送長沙殺之生芝於漢上事敗之後復於然利聯合沙市會眾成十餘營闡再舉時有然利官班子之號其勢力蠶闡之大可以概見逆航以漢廟檢查信據得其寄子炳寰家書言及進兵湖南事有曰一路來當為王者之師毋得殺戮過甚遂以是定讞俞平康三復名捕長沙舒閏祥閏祥聞之憤言曰士可殺不可辱因飲藥以殉　沈蓋起兵於湖北之新堤附近之崇陽監利及湖南之臨湘沅州湘潭各起應之皆敗績蓋在新堤聞漢上以延續失事亟起發難於新堤而崇陽監利於湖南臨沅漳等邑者起響應時同中軍已失人心潰散師徒瀕黃南陽李壽全曾廣文王昌元皆被執死之蓋走武昌

二十九年，六月，沈藎被執於京師，命立斃杖下。藎自新堤失敗之後，欲着手中央之運動，乃走北京、天津，時聯軍屯駐於津沽，藎通刺謁聯軍諸將士，而與日帥尤洽，謀藉拳匪案以盡復滿族，因條列諸凶名及其罪狀，致諸聯軍，於是戕劾啟秀、載漪、瀾之徒，分別誅竄，凡聞者稱快。藎既居北京二年，時值聯俄黨與俄人訂密約於北京，藎偵知之，悉為摘載於日本各新聞，於是政府備受東京留學生及各友邦之詰責。有內務府郎中慶寬者，前以身家不清，為御史鍾德祥所劾，籍其家，既落職，日思復官不得，乃隨劉學詢至海外，謀捕康有為，亦不獲；又檢討吳式釗，初亦自附於新黨，後以沈鵬事牽連褫職，二人固皆識藎，欲陷之以圖開復，乃相與協謀，發藎以上三事，先商之鄂督張之洞、前駐日使臣李盛鐸，然後因權閹李蓮英以告密，即日傳旨步軍統領協同工巡局捕藎於城內三條胡同，既下獄，太后命毋庸覆奏，速斃之，乃以竹鞭鞭背，至四時之久，血肉橫飛，慘酷萬狀，而猶未死，以繩勒其頸始絕，時月之初八日也。自藎慘死後，國中輿論大譁，上海人士大開追悼會於愚園，男女至者及千，外人亦大不平，以為中國政府如此野蠻，各國實難以平等相待，惟有以強硬手段，使之恐懼，而外部疊接駐紮各國使臣警報，謂各國政府觀於此事，逆料中國居大位者將有不得久安之勢，且有某某等國將重翻庚子底匪舊案，索當時罪魁之倖免者，於此時再行正罪，英外部大臣藍斯唐更於上議院論及此事之非，故各西報持論皆謂沈藎之死，震動人心，較之日俄開戰尤甚。

編者曰：自立軍，世人所謂勤王之師也，因其會章有曰：務合海內仁人志士，共講忠君愛國之實，以濟時艱，人遂指為保皇之鐵證，然其序則有曰：低頭腥羶，自甘奴隸，又曰：非我族類，其

心必異此其軍中之眞相。究為何若。但觀其詞氣之間。已有隱隱流露者矣。蓋平心論之。是時內地風氣未開。聞談民權變法者。莫不色駭而卻走。唐氏固知之。以為中國有數千年之習慣。即滿清有三百年之馴伏。非藉忠君愛國之名詞。不足以號召天下。故一時人傑。如畢永年氏餘杭章炳麟氏。皆常以此相駁詰。而唐氏勿顧也。不然。當日軍中之健將。如林圭氏秦鼎彝氏汪鎔氏沈藎氏。皆天縱之才。豈輕為人所聯合者。況後此之特起民軍。以光復我漢族者。即出於自立之軍將也。是則唐氏及當年在事諸同人之隱志。又烏可不亟為揭明之。以示天下。

復詔變法

德宗光緒二十六年。冬十二月。帝在行在。下詔變法。時經大創後。太后已憮然於國家致弱之原因。知此後行政之方針。不能不從事於改革。以圖補救。乃以決行新政之諭旨。布告中外。當日西人聞之。謂此實以巨額之代價而增一層之識見。然命下後內外諸臣。其泄沓如故。於飭行改建各事。仍無實力奉行者。皆以為太后此舉不過聊以適掩外人之耳目而已。非出自誠心也。 諭禁仇視外國官民。並嚴禁各省匪徒藉仇教為名。糾眾立會。 加懲肇禍諸臣。先是懲辦禍首之電旨至京。各使大譁。擬備受的美敦與會（戰書）立將決裂。奕劻等亟電以聞。始命將載漪載瀾均發往新疆。永遠監禁。載勛賜自盡。毓賢正法。英年趙舒翹斬監候。董福祥革職。剛毅追奪原官。徐桐李秉衡革職撤銷卹典。 開復已故兵部尚書徐用儀。戶部尚書立山。吏部左侍郎許景澄。內閣學士聯元。太常寺卿袁昶原官。尋又復已故戶部左侍郎張蔭桓原官。先是各使請昭雪用儀等。太后不允。謂五人係因屢被參劾。執法懲辦。並非因挾恨違背公法治罪。亦無遽相辯駁之事。諭奕劻等向各使聲明。各使仍力爭。始命悉予開復原官。旋以英美二使之言。復蔭桓官。 降諭宣示拳匪構亂。朝廷一切委曲難言之苦衷。並將五月二十四日以後七月二十以前諭旨。彙呈。將矯擅妄傳各旨。提出銷除。

二十七年。春正月。殺歸綏道鄭文欽。上年六月間。有英國查致鐵路委員周尼思至歸化城。為文欽所殺。並監斃其從人二名。至是命正法。並革綏遠城將軍永德職。 加重懲治肇禍諸臣。加懲

諸臣之命下。各使大怒。使使來告。端瀾改假死。已屬從寬。英趙不允減死。其餘諸人。太后若再護庇。禍將及身。奕劻等亟電以聞。乃命載漪載瀾定為斬監候。加恩發往新疆。永遠監禁。英年趙舒翹賜令自盡。啟秀徐承煜正法。時啟秀承煜在京。為聯軍所拘。由奕劻等照會各使交還行刑。 三月降諭。懲處各省不能實力保護教士教民之地方官。共百餘人。 設立督辦處。派慶親王奕劻大學士李鴻章榮祿崑岡王文韶戶部尚書鹿傳霖為督辦政務大臣。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遙為參預。尋命工部尚書瞿鴻禨為政務處大臣。時榮祿秉政。兩宮駐蹕西安。欲從變法之名以謝各國。故設此以辦新政。如列國之樞密院然。然當事各員皆仰承樞府意旨。固無事可辦也。 夏四月。命銷毀各部署案卷。裁汰書吏。 允各國所索償款四百五十兆兩。四釐息。 復開經濟特科。 命各省清釐例行文籍。仿照部章。刪煩就簡。各衙門書吏差役。分別裁汰。裁革不准假以事權。 命整頓翰林院。課編檢以上各官以政治之學。 以和局已定。諭擇於七月十九日由河南直隸一帶回京。先是李鴻章劉坤一袁世凱及各督撫奏請回鑾。並引俄外部維持之言。兩宮若不回鑾。各國勢必大舉西向。恐未成咸陽之宮。又將稅蘭州之駕。太后時尚猶豫未決。至是和約已定。乃下詔還都。 五月。安徽湖北山西大水。 六月。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為外務部。派奕劻為總理。王文韶為會辦大臣。瞿鴻禨為尚書。並授為會辦大臣。太僕寺卿徐壽朋候補三品京堂聯芳為左右侍郎。外務部列位在六部之上。專辦外交事宜。官制略有若更。蓋官已嫌其多。後又添置丞參多人。論者謂其機關實有未當。 秋七月。諭改於八月二十四日啟蹕回京。 命直省河運海運。自本年為始。一律改徵折色。 復命自明年鄉會試為始。均試策論。不准

用八股文程式並停止武生童攷試及武科鄉會試　命停止捐納實官　八月復命各省所有書院於省城改設大學堂各府及直隸州改設中學堂各州縣改設小學堂並多設蒙養學堂復命各省選派學生出洋肄業　派宗人府府丞盛宣懷為辦理商稅事務大臣議辦通商行船各條約及改定進口稅則一切事宜並着劉坤一張之洞及稅務司戴樂爾隨同辦理　特頒諭旨責成中外臣工將應變通興革諸事力任其難破除積習以期補救時艱並將劉坤一張之洞整頓中法以行西法各條隨時擇要舉辦　是月二十四日太后挈帝自西安啟鑾回京　大學士直隸總督肅毅伯李鴻章卒贈太傅晉封一等侯予謚文忠　冬十月癸巳朔日食　初二日太后挈帝至開封府　二十日撤去溥儁大阿哥名號溥儁在西安頑劣日甚時與宦官等私出冶游甚至在宮中抗取皇后之簪珥以為戲樂后泣訴於太后決計廢之至是駐蹕開封以特旨廢之而後還京師　命明年會試至癸卯年舉行順天鄉試及會試均借河南貢院舉行　定學堂選舉章程　十一月初四日太后挈帝自開封啟鑾　二十八日太后挈帝還京師兩宮自本年四月宣示回都日期沿途開馳道置行宮至八月杪始啟鑾十月達開封十一月自開封啟行由柳園渡河至直隸正定府乘汽車入京是役行李所費達一千數百萬太后初見臣工每泣涕引咎久之心志漸奢逸復舊大修頤和園窮極富麗日費鉅金歌舞無休日　追復珍妃貴妃位號上年太后出奔時命李蓮英納珍妃於井中至是以臨危不及殉難宮中宣布論者謂珍貴妃遇害與孝哲后之自盡義烈哀慘同為千古所未有　十二月派吏部尚書張百熙為管學大臣　命袁世凱參預政務處　准滿漢通婚

二十八年。春正月。復命裁撤河東河道總督缺。歸併詹事府於翰林院。　二月。命各出使大臣查取各國通行律例。責成袁世凱、劉坤一、張之洞慎選熟悉中西律例者。保送來京聽候簡派。開館編纂。時欲各國廢止領事裁判權。故命改訂刑律。　夏四月。太后命外務部妥訂各國使臣及其眷屬游讌宮庭日期。太后回鑾後。以舊時瀛秀門內儀鑾殿址。改建海晏堂（中有佛照樓仿西式建築。費帑五百餘萬）為讌會外人之地。至是命部臣酌擬每歲數請游讌日期。旋議應各使臣及參贊隨員。並各使及參隨眷屬。擬於每歲上半年之三四月。下半年之八九月。臨時請旨欽定日期。由部中先期柬請。遂定為例。至日。宮中特備洋餐款接外賓。客去之時。固皆極口稱謝。然一至次日。則各使又至外部。百端要挾矣。蓋宮中舉禮讌筵。在外人視之。亦如庚子送酒瓜之事等耳。　派侍郎沈家本、伍廷芳。將一切現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參酌各國法律。悉心考訂。修定呈覽。候旨頒行。後訂定刑法。以斬決為極刑。其凌遲梟首戮屍等殘酷之刑。永遠刪除。鞭笞烙印以及連帶親族等法。亦皆廢止。太后亦言此等刑法。皆起於明代。本朝入關相沿未改。實非心之所安云。然逾年六月。沈藎以鞭背死獄中矣。　六月。命張之洞充督辦通商大臣。　秋八月。工部尚書呂海寰。左侍郎盛宣懷。與英使馬凱在上海續議通商行船條約十六款成。　袁世凱奏將各項陋規一律酌改公費。命各省仿照辦理。　命尚書銜貽穀辦理山西邊外各蒙旗開墾事宜。九月。命各省選派學生。前往西洋各國學習專門。　兩江總督劉坤一卒。晉封一等男。贈太傅。予謚忠誠。　加派袁世凱為督辦商務大臣。與張之洞會同辦理。以伍廷芳為會辦大臣。並會議各國商約事宜。　冬十一月。命自明年會試為始。凡授職修撰編修及改庶吉士用部屬中書者。皆

令入京師大學堂分門肄業　命袁世凱收回電報局為官辦　派袁世凱為督辦大臣　直隸布政使吳重熹為駐滬會辦大臣

二十九年　春正月　命刑部尚書榮慶會同張百熙管理大學堂事宜　三月丙辰朔日食　命盛宣懷隨同袁世凱等會議商約事宜　命緩行印花稅　派奕劻瞿鴻禨會同戶部整頓財政　命貝子載振督同袁世凱伍廷芳先訂商律　俟商律編成即行開辦商務　夏四月外務部與葡萄牙增改條約九款成　六月予孜取經濟特科一等袁嘉穀等九名　二等馮善徵等十八名　升敘有差　秋七月設立商部　以載振為尚書　伍廷芳陳璧為侍郎　並裁撤路礦總局　歸併商部　商部官制之釐定　亦同於外務部　而所辦之事務　張皇而少實際　且路礦失權之事　日有所聞　以致輿論大譁　咸集矢於載振　謂其受賕盈貫　以商部為賄輸之樞紐云　八月商約大臣呂海寰等與美國來使康格等續議通商行船條約十七款成　又與日本來使日置益等續議通商行船條約十三款成　奉天新民府屬等處水災雹災　山東利津縣黃河漫口　九月命榮慶為軍機大臣並充政務處大臣　命外務部尚書那桐會同奕劻瞿鴻禨辦理戶部財政處事務　財政處附於戶部　以為特別振興之表示　然設立後辦理毫無實際　在事諸人　不斷畫一策　發一令　為全國財政精圖改良　時論謂既有戶部　此為別出騈枝云　命大學士孫家鼐吏部尚書張百熙充政務處大臣　冬十一月設立練兵處　以奕劻為管理　內閣學士徐世昌充提調　直隸道員劉永慶段祺瑞王士珍充軍政軍令軍學等司正使　時既有兵部　又設練兵處　其注意在斂各省兵權歸於中央　而搜括南方財政　以供北方揮霍　故練兵未就　而國內先已騷然矣　頒布學堂章程　先是命

張之洞會同管學大臣將學堂章程悉心釐訂至是議定進呈命次第推行　改管學大臣為學務大臣命孫家鼐充學務大臣

三十年春正月御史蔣式瑆因奏稱奕劻有存放滙豐銀行私款命回原衙門行走　二月庚戌朔日食　三月駐英使臣張德彝與英外部大臣蘭斯瑞會訂保工條約十五款附件二條成　夏五月裁撤粵海淮安兩關監督由總督兼管　山東利津縣南岸十六戶堤決　永定河南四工南二工北下汛均漫口　九月兩江總督李興銳卒予諡勤恪　冬十月呂海寰等與葡使白郎穀續定中葡商約二十款成　十一月復命裁撤雲南巡撫湖北巡撫兩缺　十二月袁世凱奏請試辦直隸公債票允之　改漕運總督為江淮巡撫先是署江督端方代奏修撰張謇條陳請於徐州建立行省御史周樹模亦請裁漕運總督均下政務處至是議覆改漕督為巡撫仍駐清江名曰江淮巡撫江淮揚徐四府暨通海兩直隸州全歸管理仍歸江督兼轄疏入允行

三十一年春三月駐藏幫辦大臣鳳全為巴塘番人所戕先是議對土司改流泰寧寺剌麻藉端煽亂詔鳳全就近剿辦至是為番人所戕　派侍郎柯逢時管理八省土膏統捐事宜先是戶部侍郎鐵良疏稱湖北湖南於宜昌設立總局抽收土膏稅捐又並江西安徽兩省合辦較各省分辦之時溢收甚鉅兩廣蘇閩亦係雲貴川土行銷之地若合八省為一收數必更可觀事下財政處及戶部至是與各督撫商定請將宜昌原設之局改為八省總局而派逢時管理　裁撤江淮巡撫改淮揚鎮總兵為江北提督江淮分省江蘇京官爭言其治理不便事下政務處至是奏請裁撤江淮巡撫設立江北提督允之以副都統銜劉永慶為江北提督　夏六月復命裁撤廣東

巡撫缺。秋七月，因各省工商抵制美約，命各督撫誥誡勸諭。美國定禁止華工苛例，東南各省紳商倡不用美貨，以為抵制，美使以為言，故有是命。停止鄉會試及各省歲科考試。此次停止科舉，由袁世凱、趙爾巽、張之洞等奏請，詔下部永遠停止。以四川軍剿平巴塘番子，擒斬戕害鳳全之犯，四川等處將士等有功，予提督馬維騏及川滇將弁等獎敘有差。外務部與各國使臣改訂修改商約條款成。八月，東南海嘯，江蘇南匯、寶山、崇明等屬沙洲濱海，是月初二日酉初，天將晚，忽現昏黑，無何颶風猝作，海潮洶湧，至初四日交午始止，沿東海濱之地水高數尺。上海糧米貨物被淹，損失在千萬金以上，沙洲居民被災淹斃者奚啻數千之多。九月，設巡警部，以署兵部左侍郎徐世昌為尚書，內閣學士毓朗、直隸候補道趙秉鈞為左右侍郎，並賞給秉鈞三品京堂。以廣西全境肅清，予署理兩廣總督岑春煊等獎敘有差。先是二十八年七月，以四川資陽等處土匪蠭起，焚燬教堂，督臣奎俊不能制，春煊時官山西巡撫，命往代之。春煊抵任，整頓吏治，嚴捕匪，而川亂悉平。繼以廣西匪亂數年，提督蘇元春營勇與匪勾通，元春袒護養癰，巡撫王之春亦主撫，致匪勢益張。二十九年二月，復以春煊調署兩督，春煊五月至廣東，即親赴廣西潯柳梧鬱時，南泗鎮色、柳慶思潯、太平思恩一帶，無地不匪，春煊遴選文武，分路剿辦。八月，鎮太泗色思南各路漸告平靖，先後擒斬匪首黃五肥等數十人。三十年五月，柳州兵變，柳慶土匪又同時起應，春煊遣道員王芝祥、龍濟光、守備陸榮廷等分途攻剿，擒斬萬餘人。至是報告肅清，予春煊太子少保銜，餘各獎敘有差。